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25n0471

金剛經宗通

明 曾鳳儀宗通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  - No. 471-A 金剛宗通緣起
  - 前文
  - 一斷求佛行施住相疑
  - 二斷因果俱深無信疑
  - 三斷無相云何得說疑
  - 四斷聲聞得果是取疑
  - 五斷釋迦然燈取說疑
  - 六斷嚴土違於不取疑
  - 七斷受得報身有取疑
  - 八斷持說未脫苦果疑
  - 九斷能證無體非因疑
  - 十斷如徧有得無得疑
  - 十一斷住修降伏是我疑
  - 十二斷佛因是有菩薩疑
  - 十三斷無因則無佛法疑
  - 十四斷無人度生嚴土疑
  - 十五斷諸佛不見諸法疑
  - 十六斷福德例心顛倒疑
  - 十七斷無為何有相好疑
  - 十八斷無身何以說法疑
  - 十九斷無法如何修證疑
  - 二十斷所說無記非因疑
  - 二十一斷平等云何度生疑
  - 二十二斷以相比知真佛疑
  - 二十三斷佛果非關福相疑
  - 二十四斷化身出現受福疑
  - 二十五斷法身化身一異疑
  - 二十六斷化身說法無福疑
  - 二十七斷入寂如何說法疑
- 卷目 次
  - 1
  - 2

    - 3
    - 4
    - 5
    - 6
    - 7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471-A 金剛宗通緣起

蓋聞佛智甚深，上哲莫窺其際；聖言至妙，庸流豈識其端。空生唱無說而雨華，疑絲暗擲；無著昇兜率而面教，分部猶違。乃知般若無邊，允唯金剛第一。研窮匪易，信受誠希。幸偈衍於慈尊，繩墨具在；喜頌揚於大士，敲唱同符。西乾功德，施洞燭空假之致；長水刊定，記略標合併之規。均之羽翼天親，剖二十七疑而悉斷；要於鋪舒法體，破凡所有相以皆非。第破相之旨愈微，而如幻之觀漸密。已入住地，猶云無住相應；纔起度生，普令無度為尚。救偏於虛無之界，決機於杳靄之鄉。良以執隱於俱生，金剛其對證之劑；位登於等覺，此乘有到岸之功。唯佛能知，非凡所測。契此深深之義，還他上上之根。

在昔黃梅，獨謂是經能見性。於時六祖，果於言下便知歸。五葉既開，人握如來之印。一燈相續，別稱教外之傳。悟不由師，語多合轍。機鋒迴露，陸離寶劍之光。照用齊彰，璀璨摩尼之色。信乎後五百世，勿謂無人。若也持四句經，終當有入。鳳儀學慙專詣，識謝徧參。道味悅心，似有投於夙好。禪關娛老，或不昧於往因。適茲鬮諍之秋，橫出和同之見。謂宗即教，熾然說．無間說，盡屬言詮。謂教即宗，如來禪．祖師禪，總須坐卻。銷歸自己，拈華與拈句何殊。了徹那邊，所見與所聞奚異。斯則宗通即啟經之鑰，而說通亦入悟之門也。

障礙都融，真如頓顯。若夫鳩摩擅譯，業示信於舌根；而冥主效靈，詔補遺於石刻。眾生一段，慧命偶增。乃至色見聲求，尚遺四句之偈；如露如電，尤闕三種之緣。偈論既有明徵，經文焉可殘略？僭錄唐譯，用備周觀。重釋偈言，附載篇末。頃緣先君奄逝，日誦斯經，因於墓次參求，遂成此集。冀微霑乎湛露，庶少潤於枯骸。依金剛以藏形，敢企清涼之窟；偶山名之相似，聊資般若之熏。法與地而俱靈，幽與明而永賴。敬付剞劂，廣為流通。儻取證於無生，均銜恩於罔極。

南嶽山長金簡曾鳳儀舜徵父題

No. 471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一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(此云童壽)譯

西天功德施菩薩破取著不壞假名論

梁傅大士頌

宋嘉禾長水法師子璿金剛刊定記

明菩薩戒弟子南嶽山見曾鳳儀宗通

通曰：此經名金剛般若波羅蜜，是第一波羅蜜。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，非尋常智慧可倫也。且須菩提讚歎如來，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唯菩薩位中，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所以護念之使常住，所以付囑之使度生。須得妙慧降伏其心，乃能證於如來無上菩提。故佛以金剛般若語之。緣資糧位，加行位，已證三空，得無生法忍。至通達位，初地菩薩，得分證真如，尚餘俱生我執。至八地捨藏，尚餘俱生法執。此二種執，各有微細所知愚。極微細所知愚，至等覺位方斷。所以斷之者，唯有甚深金剛如幻三昧，足為對治之法。初地所得，二地破之。二地所得，三地破之。地地增進，至等覺位，即無可破。所謂金剛道後異熟空者，即此義也。

又金剛十種深喻，所云如幻如夢等，與經末如露如電偈，因彼於報化法身，尚以幻夢觀之，非甚深智能作如是觀乎？此須菩提所為流涕歎所未聞也。

刊定記云：金剛者，乃帝釋之寶杵，具極堅極利二義。何謂極堅？無物可能壞之。何謂極利？以能碎壞諸物也。若有一物能壞，即非極堅；一物不碎，即非極利。如銀鐵雖堅，遇火則融；刀劍雖利，斫石則缺，非極堅利也。般若有實相．觀照二種，亦具堅利之義。堅則實相般若，以其雖經多劫，流迸六道，而覺性無壞，未嘗生滅，未嘗虧缺，故云堅也。利則觀照般若，謂此慧顯時，照諸法空，煩惱諸結，無明惑暗，無不斷壞，故言利也。由斯二義，似彼金剛。故舉金剛之堅，喻般若體；金剛之利，喻般若用。法喻雙彰，故曰金剛般若也。

梵語波羅蜜，此云到彼岸。謂離眾生生死此岸，度煩惱大河中流，到諸佛涅槃彼岸。然達生死本空，煩惱本無，即到彼岸。非真有彼此之異，特到彼岸，不無頓漸耳。頓則慧纔發時，見五蘊空，一剎那間，便到彼岸。以不歷多時，乃名為頓。漸則雖能頓照法空，由有多生習性，任運計執，未得念念相應。故須聽聞正法，思惟其義，策彼頓悟之慧，覺察妄情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，畢竟到於彼岸。但以經歷多時，故名為漸。遲速雖殊，一種得名到彼岸慧也。

梵語脩多羅，義翻為契經，謂契理契機也。契理則說事如事，說理如理，契機則令聽者悟解歡喜信受。經者謂貫也攝也，貫穿所應說義，攝持所化眾生。佛滅度後二千餘年，眾生得聞正法，皆貫穿攝持之力也。

天竺有無著菩薩，入日光定，上昇兜率天宮，請問彌勒慈尊。彌勒為說八十行偈，以顯經旨。無著又將此偈轉授其弟天親，天親依偈成論三卷，約斷疑執，以釋此金剛正義也。解者舍此不究，悉是邪說。余因取功德施菩薩所造論，參考於長水子璿刊定記間，採諸老宿機緣語句合之，遂名之曰宗通云。

僧問智門：如何是般若體？門云：蚌含明月。僧云：如何是般若用？門云：兔子懷胎。雪竇頌云：一片虛凝絕謂情，人天從此見空生。蚌含玄兔深深意，曾與禪家作戰爭。

法眼圓成實性頌云：理極忘情謂，如何得喻齊？到頭霜夜月，任運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，山遙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，元是住居西。學者須於此等語句參透，方知般若親切處，不至紛紛為無益爭辨矣。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通曰：此般若全部有六百卷，凡四處十六會說。一王舍城鷲峰山七會，二給孤獨園七會，三他化天宮摩尼寶藏殿一會，四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一會，計九會放光。見是光者，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光即智慧光也。佛說此經甚深微妙，何以不放光哉？佛顯平等智故，即於平等放光，而眾不察也。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，是手上放光也。入舍衛大城乞食，是足下放光也。於其城中次第乞已，是眼中放光也。還至本處飯食訖，是口中放光也。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，是通身放光也。又此經為護念付囑諸菩薩故，說於六度無相法門。乞食所以教眾生布施，著衣持鉢以彰其戒，次第行乞以彰其忍，足不染塵而又洗足以彰精進，還至本處敷座而坐以彰禪定，說在祇園。又入城乞食，說在乞食。又還歸本處，一一不住於相，莫非甚深般若之顯現也。

有上根利智者，觀察世尊放如是光，即得金剛如幻三昧而登彼岸，又何假於開示哉？

刊定記曰：序有二種：一證信序，二發起序。初如是我聞，至五十人俱，證信序也。證信者，顯說聽時處，一一分明，以證非謬。一時者，即如來說法，大眾聽受之時也。佛者，說法之主也。祇陀太子所施之樹，給孤獨長者所買之園，此說法處之。與

大比丘等者，聽法之眾也。俱者，同此一時一處也。以如是等語，冠於諸經之首者，如來臨滅度時，阿難問佛：一切經前，當安何語？佛言：當安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某處，與某眾若干等。非但我法如是，三世諸佛法，皆如是故。阿難遵依佛敕，以冠於首，證己所傳，無異說故。

爾時，世尊至敷座而坐。是為入定。戒資定，定能發慧，以戒定發起般若正宗也。食時者，寅卯辰諸天食時，巳未午人法食時，申酉戌鬼神食時，亥子丑畜生食時。今當人食時，則乞求不難。若非時而乞，欲施即無，不施又愧，便成惱他。乞之不得，亡餐又飢，便成惱自。著衣者，著二十五條大衣也。持鉢者，持昔成道時，四天王所獻紺瑠璃鉢也。然須著衣持鉢者，為離苦樂二邊故。諸在家者，好尚錦綺華潔、衣服寶器，增長放逸，太著樂邊。出家外道等，苦行躶形，手捧飯食，致招訶醜，太著苦邊。佛處中行，故著衣持鉢也。

舍衛國，此云聞物，謂名聞勝德之人，奇異珍寶之物，多出此國。西域記：國周六十餘里，內城周二十里，故云處廣。智度論云：居家九億，故曰人多。佛入舍衛大城，次第乞者，不越貧從富，不捨賤從貴，大慈平等，無有選擇。還至本處者，化事已終，還歸祇園。飯食者，佛欲使行施者得福滿足也。有說：食欲至口，有威德天在側隱形，接至他方，施作佛事。斯則示現而食，非真食也。收衣鉢者，休息攀緣，心無勞慮。洗足者，清淨身業，不染塵累。此二皆為後世軌範，故爾示現。敷座而坐者，自敷座具，結跏趺坐，端身而住，正念不動，示將欲說法也。如來每會說般若，皆自敷座。具為般若出生諸佛，即是佛母，表敬般若，故自敷座。智者頌曰：法身本非食，應化亦如然。為長人天福，慈悲作福田。收衣息勞慮，洗足離塵緣。欲證三空理，跏趺示入禪。

昔龍潭信禪師問天皇曰：某自到來，不蒙指示心要。皇曰：自汝到來，吾未嘗不指汝心要。信曰：何處指示？皇曰：汝擎茶來，吾為汝接。汝行食來，吾為汝受。汝和南時，吾便低首。何處不指示心要？信低頭良久，皇曰：見則直下便見，擬思即差。信當下開解，復問：如何保任？皇曰：任性逍遙，隨緣放曠。但盡凡心，別無聖解。後棲止龍潭，李翺刺史問：如何是真如般若？信曰：我無真如般若。李曰：幸遇和尚。信曰：此猶是分外之言。又僧問趙州：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州云：喫粥了也未？僧云：喫了。州云：洗鉢盂去。其僧因此契悟。天童頌云：粥罷令教洗鉢盂，豁然心地自相符。而今參飽叢林客，且道其間有悟

無？由二則觀之可知。如來自著衣持鉢，至敷座而坐，已說真如般若，竟何事於言？

時，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！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！善男子・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汝所說：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：善男子・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

通曰：須菩提本東方青龍陀佛，現聲聞身，入釋迦會，多生解空，但證偏空，及聞寶明空海，始證空而不空，是大阿羅漢，住於八地，居是不動地者，名住地菩薩，向後九地十地，說法度生，不住於住矣。須菩提於此設立問端，為諸菩薩破除疑執，諸菩薩發無上菩提心，自初地以來，趣寂之意，多唯求進於住地，既現法樂住已，十方諸佛，又咄之云：起起，善男子，當度眾生，迴智向悲，轉靜向動，中間寧無生心動念之處，若不降伏其心，祖有違於住矣，若一向躭著於住，則有違於度生矣，於度生之中，降伏其心，不失住意，雖動亦靜也，故問應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

所云住者，非住於相如凡夫所住，亦非住於空如二乘所住，乃真如實際，非假非空，住於中道諦也。所云降伏其心者，非按伏六識如凡夫所修，亦非斷滅七識如二乘所修，乃八識心田微細習氣，以真如熏之，令轉識成智，譬降賊眾為我良民，故曰降伏也。此如阿難不歷僧祇獲法身，希更審除微細惑，非須菩提莫能究竟，詎可輕談乎哉？

刊定記曰：時長老至，付囑諸菩薩整像讚佛也。德高曰長，年多曰老。須菩提，此云空生，又云善現。從座起者，師資之道，尊卑分殊，欲有諮詢，不可坐問。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冥心，皆恭敬也。

亦可配於三業：座起、袒肩、合掌等，身業也；恭敬，即意業也；白佛言下，即口業也。

希有具四種義：一、時希有；二、處希有；三、德希有；四、事希有。世尊者，十號之一，能永蠲夷四魔畏故。如來者，三無數劫福智圓滿如是而來，亦云從真如起來成正覺而化眾生。護念有二：為攝受根熟者，令悟真實成就自利行，又令轉化無量眾生成就利他行。付囑亦有二：哀彼根未熟者，已生佛法住令之增長，未生勝法付之令生，將小菩薩付大菩薩，囑大菩薩化小菩薩，如父母遺囑子孫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巧護義應知，加彼身同行。即加被菩薩自利利他之行也。不退得未得，是名善付囑。即已得不退者令彼增長，未得不退者令生勝心之謂也。

梵語菩薩，此云覺有情。約境而論，所求是覺，所度是有情也。

善男子以下，正發問端也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此云無上正徧正覺。謂以正智覺真諦，如理而知，則非凡夫之邪覺。以徧智覺俗諦，如事而知，則非二乘之偏覺。

準智度論，從因至果有五種菩提：一、發心菩提，即十信是；二、伏心菩提，即三賢是；三、明心菩提，即初地至七地是；四、出到菩提，八、九、十地是；五、無上菩提，即如來地。今約能發心即當第一，約所發即第五，能所合論貫通初後也。

應云何住者，未發心時住六塵境，既發心已誠宜改轍，則當住何境界？云何降伏其心者，未發心時妄心起即逐妄，既發心已不可隨之，則當何以降伏？故佛答意：昔住六塵之境今住四心，昔時著相今不著相，如是真實修行發菩提心，豈忘失耶？

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是讚也。如汝所說，是印也。護念付囑能令佛種不斷，是事必然空生發言，言當其事，是故調御印讚之也。

汝今諦聽，勅聽也。當為汝說，許說也。諦謂審實之義，意令審諦真實用心聽也。

善男子等，標也。應如是等，勸也。標勸之意，意在欲說，即懸指向下正答之文，以安住之中即有降伏，若不能降伏妄心，必不能安住大乘也。當為汝如是如是委細而說。

唯然二句，善現佇聞也。唯諾，皆順從之詞。華嚴十地品云：如渴思冷水，如飢思美食，如病思良藥，如眾蜂依蜜，我等亦如是，願聞甘露法。蜂採百華以成蜜，人集萬行以證真，蜂成蜜已，依蜜而活，人證真已，依真而住，今願聞之，相亦如是也。

障蔽魔王領諸眷屬，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。忽一日得見，乃問曰：汝當依何而住？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。齊曰：我不依有住而住，不依無住而住，如是而住。善哉！善哉！若能如是而住，毋為障蔽魔王所窺，斯真能降伏其心者矣。然則金剛齊菩薩云者，殆善於金剛般若之義，而因以得名者耶？

佛告須菩提：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：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・若胎生・若濕生・若化生，若有色・若無色，若有想・若無想・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・人相・眾生相・壽者相・即非菩薩。

傅大士頌曰：空生初請問，善逝應機酬。先答云何住，次教如是修。胎生卵濕化，咸令悲智收。若起眾生見，還同著相求。
通曰：此正答所問也。問中安住、降伏并舉，今唯標降伏者何？蓋無上菩提，本無相狀，本離能所。發是心者，欲其常住，得無退失，最難為力。緣微細無明，隱隱生發，稍起一念，即離本位，不得名住矣。若勉強防閑，不令生起，即落防閑，不得名住矣。若念念相應，住著不捨，又落住著，不得名住矣。唯真如自體，具足金剛慧，足以照破而降伏之。此經所重，在般若智用，故以降伏為綱宗。有此降伏之智，不但心不住時，能降伏之使住，即心得所住，亦能降伏之使無住。無住而住，是為真住。故單言降伏，則安住自在其中；單言安住，而闕降伏，則安住不成，所以獨標降伏也。
降伏之用大矣。心狹小則欲其廣大，心卑劣則欲其最上，心喜愛則欲其平常，心顛倒則欲其正智。故發菩提心者，必具足此四種心，方與菩提相應，方得名為覺有情也。
彌勒菩薩偈云：廣大第一常，其心不顛倒，利益深心住，此乘功德滿。此乃顯示菩薩果利益眾生四種相應之深心，諸菩薩當安住於是也。
何謂廣大心？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謂稟息風含情覺者，若卵生諸鳥等、胎生諸人等、濕生諸蟲等、化生諸天等，四生六道各多族類。此諸眾生住於何處？若有色者，欲界及色界天所依止處也；若無色者，無色界空無邊處天所依止處也。此復幾種？若有想者，識無邊處天起空想者是也；若無想者，無所有處天離少想者是也；若非有想非無想者，即有頂非非想天無麤想有細想者是也。三界眾生此皆攝盡，如是一切皆我所度，其心何廣大也？
何謂第一心？度眾生非難，度眾生入於涅槃為難；度眾生入涅槃非難，度眾生皆入無餘涅槃為難。涅槃有四種：一、自性涅槃，凡聖同有；二、有餘依涅槃，即二乘出煩惱障，有苦依身故；三、無餘依涅槃，即二乘灰身滅、智身出，生死苦無依故；四、無住處涅槃，悲智相兼不住，菩薩變易生死不住，二乘灰斷涅槃乃真無住處。前三為有餘，後一為無餘，即佛境界。以此度脫眾生，意欲盡三界所有九類眾生，有性無性齊成佛道，是最上第一心也。
何謂常心？一切眾生及與己身，真如平等無別異故。如是滅度無量眾生，皆入無餘涅槃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淨名云：一切眾生即寂滅相，不復更滅。若見眾生有可度者，便是喜愛心。愛有去來即不能常，唯能攝愛，度與不度其心不二，故名為常也。

眾生滅度無異自身，寧於自身起於他想？設若見一眾生是我所度，此何過耶？以迷於第一義，起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背覺合塵，是名顛倒。顛倒見者，所謂凡夫，即不名菩薩。若證真實第一義者，眾生等想決定不生，如預流人不起身見。既無自相即無他相，自他平等，一切眾生皆不可得。

志公云：以我身空諸法空，千品萬類悉皆同。即此謂也。

正智與爾炎不同。爾炎，此云所知障。有所知障，即名顛倒；無所知障，即名正智。為正智無分別心，而爾炎有分別心也。如上四相，證悟了覺，正是爾炎識所在。

見有涅槃可證，即是我相。悟知所證之非，即是人相。了達證悟當離，即是眾生相。存有所了之覺，即是壽者相。此四相，原與圓覺經無二。所謂審除微細惑者，正指此也。

菩薩已發心，又能度生者，方可謂之摩訶薩。是大菩薩有一分生相，無明不捨眾生，此中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一語，正其降伏之要也。若見有一眾生得滅度者，即著於證悟了覺之相，即非正智，故當降伏。降伏四相，即得自安住於無餘涅槃，亦能令眾生安住於無餘涅槃。

處於生死，不為生死所轉，故曰無上涅槃。處於煩惱，不為煩惱所轉，故曰無上菩提。此二轉依，乃圓滿果位，住於佛地者也。故曰此乘功德滿，非般若智為之因，能有是乎？

史山人問圭峰禪師曰：諸經皆說度脫眾生，且眾生即非眾生，何故更勞度脫？答云：眾生若是實，度之則為勞。既自云即非眾生，何不例度而無度？又問：諸經說佛常住，或即說入滅度。常即不滅，滅即非常，豈不相違？答云：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，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？見出沒者，在乎機緣。機緣應，則菩提樹下而出現；機緣盡，則娑羅林間而涅槃。其猶淨水無心，無像不現。像非我有，蓋外質之去來；相非佛身，豈如來之出沒？此二問答，足剖析此篇甚深義矣。

龐居士嘗遊講肆，隨喜金剛經，至無我無人處，致問曰：座主，既無我無人，是誰講誰聽？主無對。士曰：某甲雖是俗人，麤知信向。主曰：祇如居士意作麼生？士以偈答曰：無我復無人，作麼有疏親？勸君休歷座，不似直求真。金剛般若性，外絕一纖塵。我聞并信受，總是假名陳。主聞偈，欣然仰歎：若居士者，其菩薩再來哉！

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！須

菩提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！須菩提！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！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

傅大士頌曰：若論無相施，功德極難量。行悲濟貧乏，果報不須望。凡夫情行劣，初且略稱揚。欲知檀狀貌，如空徧十方。

通曰：菩薩利益眾生，須行六度萬行。六度之中，般若居其一。修般若是法身因，修餘五度是報化因。如上降伏微細四相，但於理諦上降伏；此下修行六度，教以事諦上降伏。修福不修慧，則法身不圓；修慧不修福，則報化不圓。故般若常為五度之先導，五度不得般若，即不名到彼岸。前云廣大心・第一心・常心・不顛倒心，四者具足，即名降伏。既能降伏，即能離相；既能離相，即能行於不住施也。故修行，即下所顯示六波羅蜜相應安住降伏是也。

何謂相應？但行施・戒等不能離相，或能離相不行施・戒等，皆非相應。直於行施戒等處離相，離相處行施戒等，方得名為相應行也。故謂菩薩於佛法中，不應住於事相而行布施。

施有三種，義該六度：一者資生施，二者無畏施，三者法施。資生施者，施以財物資他生也。無畏施者，由持戒忍辱故無心害物，設有冤家亦不讐報不生怖畏也。法施者，由精進故於諸善事心不懈退，由禪定故如鑒止水善知彼情，由智慧故如理如事不顛倒而說法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檀義攝於六，資生無畏法，此中一二三，名為修行住。一即資生，二即無畏，三即法也。

云何不住於相？謂不住於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，不希求意外諸境而行布施：一、謂愛著現在自身故而不行施；二、為報他過去之恩故而行施；三、為希望未來富饒果報故而行施。此令一切皆遣，不論心境空有，起心動念，即乖法體。直須施時，其心平等，不見施物、施者、受者，方成無住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自身及報恩，果報斯不著，護存己不施，防求於異事。為自身故，即有存己不施之過；為報恩・果報故，即有求於異事之過。

不住色等，但舉六塵一科。若盡舉自五陰・六根・十八界・十二因緣・四聖諦・及三十七助道品，至菩提涅槃等，凡八十一科，俱應無所住。如是修行六波羅蜜，因得清淨。故曰：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謂菩薩於第一義中，施者・受者，及以施物，名義智境，諸想不生，是即伏心，因以清淨。

或有難云：既於施等離其相狀，如何當獲福德利益？為答此故，說生福甚多。彼菩薩不離世諦故，行於布施；不離第一義諦故，

不住於相。不住於相，即是降伏；布施清淨，即是安住。兼福修慧，慧不偏枯；兼慧修福，福難比量。譬如東西南北，四維上下，十方虛空，徧一切處，高大殊勝，究竟不窮，非思量所及。而菩薩修因清淨，無相可得，其感果報，福德難思，亦猶乎是。福足慧足，名兩足尊，是極果也。故曰：此乘功德滿。於是結勸之曰：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魏譯云：但應如是行於布施。

據須菩提問：處應云何住？惟恐不得其住。而世尊教之行於布施，不住於相，令於不住，用心何相反也？蓋不住而住，即住真空。如鳥不住空，却能住空。若住於空，即不住空也。文殊般若經云：佛告文殊師利：當云何住般若波羅蜜？文殊言：以不住法，為住般若波羅蜜。復問：云何不住法，名住般若波羅蜜？文殊言：以無住相，即住般若波羅蜜。三昧經云：如來所說法，悉從於無住。我從無住處，是處禮如來。故菩薩當如其所教，以無住為住可也。

昔洞山問僧：甚處來？曰：遊山來。山曰：還到頂麼？曰：到。山曰：頂上有人麼？曰：無人。山曰：恁麼則不到頂也。曰：若不到頂，爭知無人？山曰：何不且住？曰：某甲不辭住，西天有人不肯。山曰：我從來疑著這漢。天童舉：趙州云：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拈云：沈空滯迹，犯手傷鋒，俱未是衲僧去就。直須莫入人行市，莫坐他牀榻，正不立玄，偏不附物，方能把住放行，有自由分。此二尊宿深明無住之旨，乃知曹洞無上真宗，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安，是般若真血脈路。

已上正答竟，此下躡跡斷疑。

通曰：已上問答，遣須菩提之微疑，顯如來之正脈。普度眾生，攝歸於如來藏海。修行無相，玄同於諸佛法身。泯智障於佛地，等法界於虛空。涅槃住而無住，諸法為而無為。福德威力，一切成就。便合經終，入流通分。緣善現所問，以趨寂違度生，以度生違趨寂。情生分別，兩不圓融。世尊建大法幢，與之決破。謂度而無度，何礙於寂。寂而無寂，何妨於度。要令調伏布施等事，遠離取相之心。無住而住，即是常住。此中微妙，尤難曉了。念而無念，相而無相，說而無說，證而無證。種種相違，能無疑乎。前疑既息，後疑復生。疑心不息，即非降伏。若謂無疑，執著安住，即是成心。成心不除，住非所住。故種種調伏，凡以斷微細之疑也。

此經但言其斷，不言其起。其起處至微，難以言顯。唯世尊佛眼，一一照燭，不待其問，而默為斷之。此等金剛慧，豈凡情所可測耶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調伏彼事中，遠離取相心，及斷種種疑，亦防生成心。此偈授之無著，無著轉授之天親。無著於此經分為十八住，天親於此經分為二十七斷疑。或一住中有兩疑、三疑，或一疑中有三住、四住，其論各不同，何哉？無著以第一住配十住發心等位，第二住配十行位中前六行位，第三住配七行位，第四住配八行、九行、十行位，第五住至第十四住配十迴向位，第十五住配四加行位，第十六住當世第一地，第十七住當初地，第十八住從二地已去，乃至佛位，通名如來地。是經以無相為宗，豈合列位淺深？雖則情惑漸薄，位地轉高，義相稍同，略為配攝，未嘗不可。然牽合他經，滯於名相，而甚深義趣，反為所掩。此天親所以特主斷疑，遵彌勒旨也。後來受持是經者，宜共遵之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一

○一、斷求佛行施住相疑

此疑從前文不住相布施而來。

功德施菩薩。論曰：若菩薩施時法亦不住，云何以相好故行於施耶？百福相等功德法聚名為世尊。若不住法，云何得成諸佛體相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？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

傅大士頌曰：如來舉身相，為順世間情。恐人生斷見，權且立虛名。假言三十二，八十也虛聲。有身非覺體，無相乃真形。

通曰法身。如來者，來而未嘗來也，故曰如來。凡夫見其來，執之為有相，恒住於有，以為修因。二乘見其不來，執之為無相，恒住於無，以為修因。菩薩已知報化非有，離凡夫見。已知法身非無，離二乘見。但趣向佛乘，猶存法愛。今聞六度修行之時，自六塵以至菩提涅槃，一切諸法不應住著，將何所持循而證法身耶。佛以法身若即相者，則即相可以見如來。法身若離相者，則離相可以見如來。即之不可，離之不可，故不應住於法而證法身也。不即則見其未嘗來，不離則見其未嘗不來，故曰即見如來。三諦圓融，因果一契，方與無上菩提相應也。

刊定記曰：佛問須菩提：於汝意中，還可用三十二相之身見法身如來，為不可耶？空生見佛舉相以問，即知不得相求，故答云：不也。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，恐末代眾生不達此理，取相為真，故復自徵其意云：以何義故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見法身如來耶？以如來所說三十二相之身，即非法身之相故。以三十二相者，由多劫修行成就，墮在有為之數，當為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所遷，況對機宜，有無不定，焉可將此而為法身？若法身佛體者，非前際生，非後際滅，無有變遷，不可破壞，異此有為，故說三十二相不是法身相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分別有為體，防彼成就得。三相異體故，離彼是如來。三相即四相，以住異同時，故合為一耳。此須菩提所見，已知法身無相，猶未明法身不離乎相也。故佛印可之曰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一切有為之相，皆從妄念而生。妄念本空，無有自性。念尚無性，況所現相而實有耶？不但三十二相如幻不實，凡世出世間一切聖凡等相，皆非實也。相既非實，非相即實。將無離此虛妄之相，別求無相之佛耶？故又遮之曰：若見諸相非

相，即見如來。所謂法身無相，非離諸相外別有法身也。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故。但亡分別，相自不生。相既不生，唯一真實。此真實者，即寓於虛妄之中。即真即妄，即妄即真。人但見其相，我見其非相。如相馬者，得之牝牡驪黃之外，即見真如自性法身如來也。

寶積如來。解曰：如來真身，本無生滅，湛然常住，託陰受形，同凡演化，入神母胎。擐此凡相各別，故云如見。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頌曰：凡相滅時性不滅，真如覺體離塵埃。了悟斷常根果別，此名佛眼見如來。不但三十二相，相即非相，是名如來。凡世出世間一切諸相，相皆無相，無非真如。無為法體，一真平等，無二無別。總法界性，為一法身。如是見者，由證乃知。故不以虛妄之相見如來，而以微妙之相見如來也。法身既不可以相見，亦不可以離相見。則求佛者，固不可以執相求，亦不可以離相求。果本無住，因亦無住。若能遠離眾生希望，不住於有。乃至法身，亦無所得，不住於無。恒如是行，不住於相。即於佛身，速得成滿。又何疑於因果不相符耶？

天童舉：經云：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法眼云：若見諸相非相，即不見如來。拈云：世尊說如來禪，法眼說祖師禪，會得甚奇特，不會也相許。萬松自讚其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眉毛眼上，不費半星氣力。向釋迦法眼分疆列界處，方便講和，一統天下，豈非好事？天童如來禪、祖師禪，更不敢妄生分別。會得奇特且置，既不會，為甚也相許？不見道：打破大唐國，覓箇不會底不得。以上諸尊宿，發明諸相非相一種消息，不妨各出手眼。非覿面如來，固不能操縱如此。

○二、斷因果俱深無信疑

此疑從前無住行施．非相見佛兩段經文而來。無住行施，因深也；無相見佛，果深也。如我親承，方能領悟。末世鈍根，云何信受？既不信受，將無空說耶？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佛告須菩提：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

傅大士頌曰：因深果亦深，理密奧難尋。當來末法世，唯恐法將沈。空生情未達，聞義恐難任。如能信此法，定是覺人心。

當知是人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，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，須菩提！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。

傅大士頌曰：信根生一念，諸佛盡能知。生因於此日，證果未來時。三大經多劫，六度久安施。熏成無漏種，方號不思議。

何以故？是諸眾生無復我相．人相．眾生相．壽者相，無法相．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若心取相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；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

傅大士頌曰：人空法亦空，二相本來同。徧計虛分別，依他礙不通。圓成沈識海，流轉若飄蓬。欲識無生處，心外斷行蹤。

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

傅大士頌曰：有因名無號，無相有馳名。有無無別體，無有有無形。有無無自性，妄起有無情。有無如谷響，無著有無聲。

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！知我說法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？

傅大士頌曰：渡河須用筏，到岸不須船。人法知無我，悟理詎勞筌。中流仍被溺，誰論在二邊。有無如取一，即被汙心田。

通曰：此段經文，括盡一經旨趣，故傅大士頌之極詳。此經以無相為體，無住為宗。體無相，不可以意想窺。用無住，不可以執情度。古德云：如太末蟲，處處能泊，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。眾生心，處處能緣，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此其所以為甚深也。云何無相？謂無人我相，無法我相。云何無住？謂不住於相，不住於法，不住於非法。無相何以為果？無住何以為因？法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本來無相，只為心有所住，便於無相之體，不得圓滿。所以攝有相歸無相者，在觀照智也。如象脇經說：若出生死，證涅槃界，愛非愛果，法非法因，一切皆捨。雖正因正果，尚在所捨。此甚深般若，最為難信之法也。

刊定記云：初善現聞此因果俱深章句，不勝慶幸。始者但知無相，而不知即相無相之深果；始者但知常住，而不知住而無住之深因。以佛世時，尚有難信此深法者，不知現在當來，能有眾生聞是章句，生真實信心，以為實有是事否耶？佛為遣此疑，故訶勸之曰：莫作是說。

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，聞法生信，豈謂無人？如佛滅後，後五百歲，凡五箇五百：初五百中，解脫牢固；二五百中，禪定牢固；三五百中，多聞牢固；四五百中，塔寺牢固；後五百中，鬪諍牢固。此則教力漸衰，正法將滅之時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戒定具足，能發慧覺，以此為實，正解因果甚深義趣，而無顛倒之惑者矣。彌勒菩薩頌曰：說因果深義，於後惡世時，不空以有實，菩薩三德備。

若無戒、定、慧三德，孰能以此為實而生信耶？當知是人於多佛所，久事善友，習聞正法，則緣勝也；種諸善根，三毒久伏，六度增長，則因勝也。因緣俱勝，方生實信，是知實信誠不易得。無論聞是章句，實信一切諸佛本來清淨，一切眾生盡成佛道，乃至一念淨信此經是諸佛因、是諸佛果，如是信經之人得福無量，猶如十方虛空不可思量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修戒於過去，及種諸善根，戒具於諸佛，亦說功德滿。

如來於彼咸悉知見，凡夫知以比智，見以肉眼，故有不知不見。如來於見處即知，非比智知，知處即見，非同肉眼見，故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也。

彌勒菩薩偈云：佛非見果知，願智力現見，求供養恭敬，彼人不能說。

得福有二，謂生得・取得。生者，正修福業，能生善因，即信解持說者也。取者，即今熏成種子，後感將來果報也。此諸供養恭敬，非比智知，非肉眼見，故曰彼人不能說。

以何義故，信經之人得如是無量福德耶？是諸眾生如是持說、如是熏修，無復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之相。已得人無我慧，無復執於有為之法相，亦無執於無為之非法相。得法無我慧，人法俱空，量等太虛，故其福德不可量也。

四相固云相矣，法與非法屬於分別，何以亦謂之相耶？為其所分別者，不離我、我所相，起法、非法想，非於無我、土、木等生分別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彼壽者及法，遠離於取相，亦說知彼相，依八八義別。

人我四相，法我四相，共成八義，略有淺深。般若能知八義，遠離於相，即謂具慧。如執自五蘊種種差別為我，計諸蘊既謝復取諸趣為人，計諸蘊流轉相續不斷為眾生，計一生命根常住為壽者，此凡夫所著有為麤相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差別相續體，不斷至命住，復趣於異道，是我相四種。此之謂也。

若除四相，即於相除之可也，何為復不住於法・非法耶？若心取於色相者，貪戀五塵之境，以是為因，即著諸蘊幻質四相。若心取有為之法，離境求心，以是為因，即著正悟了覺四相。比例而觀，若心取無為之法，諸法皆空，以是為因，即著於捨藏法執四相。其可謂之無相法身乎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一切空無物，實有不可說，依言詞而說，是法相四種。蓋指此也。

一切空者，即人空・法空見也。人法俱空，都無分別，即實有不可說也。雖不可說，不是頑空，但依世諦言詞而說，即是中道諦也。於此有著有住，不離徧計、依他二執，而圓成實性，沈於識海，不能證於無相之果。是故修無上菩提正因者，不應取法，不住於生死法也；不應取非法，不住於涅槃法也。二邊不住，即歸中道；究竟中道，亦不應住著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彼人生信心，恭敬生實相，聞聲不正取，正說如是取。

此何義耶？謂於般若一念生淨信者，不如言取義，隨順第一義智，以無住為義故。

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，如欲濟川先應取筏，至彼岸已即應捨去；欲度煩惱大流應修一切善法，既登涅槃岸已法亦應捨。善法尚不應取，以實相無相故，何況不善非法離於實相外者耶？以上有無諸法皆非法也，故不應取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彼不住隨順，於法中證智，如人捨船筏，法中義亦然。

彼證智者，本不住於隨順相應法中。而未證者，必於隨順相應法中而證智。如筏可憑也，亦可捨也。然則文字般若，何為亦應捨耶。為除信經者微細執故。前以信心清淨，得福無量，非不正因正果。若細執不除，終為聖道之障。故能於經而離經，於法而離法。但除其病，而不除其體。斯善乎甚深般若之旨矣。

僧問同安：依經解義，三世佛冤。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。此理如何？安云：孤峰迥秀，不挂煙蘿。片月橫空，白雲自異。丹霞頌云：雲自高飛水自流，海天空闊漾虛舟。夜深不向蘆灣宿，迥出中間與兩頭。只此迥出中間與兩頭一語，括盡般若甚深義。傅大士頌謂中流仍被溺，正謂般若亦應捨也。深哉！

○三、斷無相云何得說疑

此疑從第一疑中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而來。向云佛身無相，若證無相時，法與非法皆捨，即不合有得。有說：何故世尊以一念相應正智現覺，於諸法有所說耶？有說：即墮有為，安在其無為耶？為遣此疑故，經曰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須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說・非法・非非法。

傅大士頌曰：菩提離言說，從來無得人。須依二空理，當證法王身。有心俱是妄，無執乃名真。若悟非非法，逍遙出六塵。

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傅大士頌曰：人法俱名執，了即二無為，菩薩能齊證，聲聞離一非。所知煩惱盡，空中無所依，常能作此觀，得聖定無疑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！所謂佛・法者，即非佛・法。

傅大士頌曰：寶滿三千界，齎持作福田。唯成有漏業，終不離人天。持經取四句，與聖作良緣。欲入無為海，須乘般若船。

通曰：如來無住妙法，大不可思議論，實際理地，一無所得。以普利羣生之故，不妨現起種種形相言音，凡有見聞，靡不獲益。其實於諸法性，離諸分別，不由作意，得即無得，說即無說，是為中道第一義諦也。空生但明法身邊事，故以如來無得無說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世尊却指出法身向上事，不妨一切諸佛從此生，無上菩提法從此出。但所謂佛與法者，即非佛與法，皆無所得故。如是妙法，有能信受者，福德真不可量也。

刊定記曰：佛問須菩提：於汝意中所謂如何？謂我得菩提為不得耶？謂我說法為不說耶？須菩提一向解空，豈不知佛有三種：一者法身佛，二者報佛，三者化佛。今世尊即是化身，此乃元非證覺，亦不說法度生，故無有定法名得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此何以故？以如來所說無上菩提之法，非耳能聽不可取故，非口能宣不可說故。欲言其有，則無狀無名，一切法無實體相故，本未嘗有也，故曰非法。欲言其無，則聖以之靈，真如無我相實有故，又未嘗無也，故曰非非法。以為法則又非法，以為非法則又非非法，說者既不二說，聽者亦不二取，故謂如來無得無說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應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說法不二取，無說離言相。不二取者，不取法・非法也。豈惟如來為然，一切賢聖依真如法清淨得名，皆是此無為之法。無為本無所作為，故不見其有，不見其無。無為即無可分別，故不得而取，不得而說。彼之自性遠離言語相，非可說事故。但賢人分證此理，分得清淨，聖位全證此理，具足清淨，皆修證此菩提之法，而果位不無差別耳。如象馬兔同渡一河，能渡有差，所渡無別。故世尊以一切無為法不可立宗，恐人聞說是法無為，不可取說，便欲一向毀廢。

諸佛如來無從出生，無上菩提無從了證，所謂佛法者，將不墮於空乎？於是較量持經功德，以問須菩提。於意云何？若人以金、銀、瑠璃、珊瑚、瑪瑙、赤真珠、玻瓈七寶，充滿三千大千世界，由小千而中千，由中千而大千，凡萬億日月，萬億四天下，以如是寶，持用布施。寶如是其珍也，布施如是其廣也，所得福報，寧為多否？須菩提言：甚多。以何義故說多耶？是珍寶廣施之福德，但是事福，不能持荷菩提，非般若福德種性。若依般若修行，令自性不墮諸有，是名福德性。肩荷如來性周沙界，其福德亦如是積聚，是為理福，不可言福與不福。福既不有，無以言多。世俗有者，有相有為，可以言福。以有福故，兼可言多。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佛即印可之曰：如汝所說。若復有人，於此般若章句，信受持誦，自利也。為他人說，利他也。無論全部，貫徹始終，乃至隨說四句偈等，不離般若自性，以為功德。其福勝彼以寶施者，無量無邊，不可以心所測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受持法及說，不空於福德，福不趣菩提，二能趣菩提。二，即受持及說也。

四句偈說者不一，或云無我相四句，或云凡所有相四句，或云若以色見我及一切有為法四句，或以一句、二句、三句至四句，如六祖以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為四句。以上諸說不一，但以佛言隨說四句印之，皆是四句，皆可持說，可無諍論矣。

以何義故，持說此經勝於財施者耶？以無上菩提從此經出，本真之理不生不滅，煩惱覆之則隱，智慧了之則顯，持說此法，妙慧自彰，菩提法身現矣，是名了因。以諸佛如來從此經生，報化之身本來無有，持說此法，餘者受報，無邊色相以嚴其身，十方國土周行無礙，是名生因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於實為了因，亦為餘生因。

持經功德，能成就一切諸佛菩提法，如此豈世間有漏之福，能與之並較哉？若復泥著持經功德，開顯是佛法身，見有性者，於法未悟，反增其障。故復告曰：所謂佛・法者，即非佛・法。言佛・法者，約世諦故有；即非佛・法者，約第一義即無。謂俗諦相中，有迷悟、染淨、凡聖之異，故說佛・法從經而出。真諦之理，離於迷悟、染淨、凡聖之相，畢竟無佛・法可得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唯獨諸佛法，福成第一體。

論佛與法，出世之福無與比者，以第一義觀之，一切無有，所謂福成第一體也。均之為不可取不可說之法，歸之於無為者，似墮偏空，不如即佛法非佛法，不失為中道諦也。住而無住，無住而住，其為至妙至妙者乎。

昔雪峰問德山：從上宗乘，學人還有分也無？山打一棒曰：道甚麼？曰：不會。至明日請益，山曰：我宗無語句，實無一法與人。峰因此有省。巖頭聞之曰：德山老人一條脊梁，骨硬如鐵拗不折。然雖如此，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。法眼云：證佛地者，名持此經。經中云：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且道喚什麼作此經？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？且莫錯認定盤星。又僧問首山：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，如何是此經？山曰：低聲！低聲！僧云：如何受持？山曰：不染汙。投子頌曰：水出崑崙山起雲，釣人樵父昧來因。只知洪浪巖巒闊，不肯拋絲棄斧聲。若能拋絲棄斧，直窮向上一路，水自我出，雲自我起，又何著於語言文字而自染汙哉？

○四、斷聲聞得果是取疑

此疑從上所謂佛法即非佛法而來。天親菩薩論曰：向說聖人無為法得名，以是義故，彼法不可取不可說。若須陀洹等聖人取自果，云何說彼法不可取？既如證如說，云何成不可說？為遣此疑，成彼法不可取不可說故。經云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須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須陀洹果。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是名須陀洹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果。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那含果。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。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。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世尊！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！我不作是念：我是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！我若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。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，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

傅大士頌前三果曰：捨凡初入聖，煩惱漸輕微。斷除人我執，創始至無為。緣塵及身見，今者乃知非。七返人天後，趣寂不知歸。

又頌第四果曰：無生即無滅，無我復無人。永除煩惱障，長辭後有身。境亡心亦滅，無復起貪瞋。無悲空有智，翛然獨任真。

通曰：上言無為法不可取，不可說，本須菩提語，何故於自語生疑耶？為佛說所謂佛．法者，即非佛．法，正破彼無為之法。彼欲泯諸法而歸於無，佛則現起諸法而不見其有，即無為法亦不見其有也。故須菩提疑：若無為法亦無性者，則一切賢聖如四果聲聞等，各各差別，各有所得，云何既已得果，又非果耶？佛以果未嘗無，但不自作證，即不見有果可得，故以四果有無作念詰之。彼自知原不作念，既不作念，又何果相之有？乃信如來所說，即佛法．非佛法．真是無住妙法也。

下文以如來有所得法試問之，即知實無所得。又以菩薩莊嚴佛土試問之，即知實非莊嚴。故佛印之曰，應如是生清淨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非是住於無為，便可為賢聖法也。

刊定記曰：於意云何？汝謂須陀洹人作念云：得須陀洹果否？答云：不也。若是者，以何義故得名須陀洹？以從凡夫地入聖人流類，而心無所得故。云何無得？於色等六塵境界皆無取故。若取六塵即入凡流逆聖流，唯不取著即入聖流逆凡流也，故名須陀洹。

四果之中，初為見道，次二修道，後一無學。初見道者，謂十六心．斷三界四諦下八十八使．分別麤惑。云何十六心？謂欲界四諦下各一忍一智以成八心，又合上二界為一。四諦類下，欲界觀斷，亦各一忍一智以成八心，即十六心也。忍即無間道，是正斷惑時；智即解脫道，是斷了時。所謂苦法智忍苦法智、苦類智忍苦類智，乃至道法智忍道法智、道類智忍道類智。斷至十五心道類智忍，名初果向；至第十六心道類智時，名證初果。人天二別，極七返生。何故七生？餘七結故。七結者何？謂欲界貪、瞋、癡，色、無色界愛、掉、慢，無明從中復斷。欲界中修所斷惑有四，即貪、瞋、癡、慢。此是俱生細惑任運起者，以難斷故，分為九品，所謂上上乃至下下。此九品惑，二、三果人斷之。斷至五品，名二果向；斷六品盡，名第二果。

向位中有二種家家，謂天及人。天家家者，謂於天趣或於一天或二三天，諸家流轉而般涅槃。人家家者，謂於人趣或於此州或餘州中，諸家流轉而般涅槃。已損六生但餘一生，是故一往天上，更須一來人間受生斷餘惑也。如是次第復斷二品，一生為間當般涅槃，是即名三果向。九品永斷名第三果，更不還生於欲界，杜絕紆絆故無再來。即以見道八品無為，乃修道九品無為為此果體。此二三果人斷惑，猶如截木橫斷而已。

如是復斷初禪地欲，乃至有頂第九品無間道時，一切說名阿羅漢向。此無間道亦名金剛喻定，以能永壞諸惑隨眠至解脫道名盡智，與漏盡得同時生故。如是名住阿羅漢果，總以八十九品無為

為此果體。不生云者，謂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然前三句即是盡智，後句即是無生智，謂不向三界之中受有苦身也。以世間因亡果喪、出世間因成果證，應作自他利益事故、應為一切人天有貪著者所供養故。
如是四人皆不作念：我能得果。何以故？在證時無所得故。如云：實無有法名須陀洹至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何故不生得果念耶？若是念生，有我等取，無異凡夫。四果人皆離身見，無彼取故。既無取心，證即無證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不可取及說，自果不取故。
佛於往日曾說：於我得是無諍三昧，不惱眾生，能令眾生不起煩惱故。若人嫌立，則復為坐，乃至不向貧家乞食，皆為不惱他也。人中第一者，諸大弟子各有一能，皆稱第一，如迦葉頭陀．阿難多聞之類，善現無諍最為第一，於諸離欲阿羅漢之中稱為第一。佛雖讚我，我於此時輒無是念。若我當此之時作如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，行於無諍，不悟即空。何故如來讚言第一？言第一樂寂靜者，悟即空故。以須菩提不作是念，實無所行，故佛讚我無諍第一也。無諍者，謂離煩惱障及離三昧障，由離煩惱障得阿羅漢故，離三昧障得無諍故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依彼善吉者，說離二種障。須菩提住於此定，障及諍皆不與俱，故隨俗言無諍行無諍行也。實無所行，更何疑於得果是取哉？此世尊令彼自解自悟，默除所疑也。
昔翠微無學禪師因供養羅漢，僧問：丹霞燒木佛，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？師曰：燒也不燒著，供養亦一任供養。曰：供養羅漢，羅漢還來也無？師曰：汝每日還喫飯麼？僧無語。師曰：少有靈利底。又長慶有時云：寧說阿羅漢有三毒，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不道如來無語，只是無二種語。保福云：作麼生是如來語？慶云：聾人爭得聞？保福云：情知你向第二頭道。慶云：作麼生是如來語？保福云：喫茶去。雪竇頌云：頭兮第一第二，臥龍不鑒止水．無處有，月波澄；有處無，風浪起。稜禪客．稜禪客，三月禹門遭點額。即此二則公案，俱具金剛般若眼，照用現前，却解得如來語。

○五、斷釋迦然燈取說疑

此亦從前第三疑中來。
功德施菩薩。論曰：若預流等不得自果，云何世尊遇然燈佛獲無生忍，彼佛為此佛說法？若如是，云何彼法不可執不可取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佛告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不也，世尊！如來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

傳大士偈曰：昔時稱善慧，今日號能仁。看緣緣是妄，識體體非真。法性非因果，如理不從因。謂得然燈記，寧知是後身。

刊定記曰：於汝意云何？謂我昔於然燈佛所，於授記言說之中，有法為所得？為無所得？答云：不也。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於授記言說之中，實無法為所得。蓋然燈佛所說，但是語言；釋迦所聞，惟聞語言。語言從緣，緣無自性，言語所說，不取證法故。然所以得記者，但以自無分別智，證自無差別理。智與理冥，境與神會，但一真實，更無枝葉，豈有所說所得耶？是知證法離言說相，故不可說；證法離心緣相，故不可取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佛於然燈語，不取理實智，以是真實義，成彼無取說。

功德施菩薩。論曰：復有經說：我所有法皆不可得，若聲聞、獨覺及以如來，或以言語不能取於證法，非智不取。此說違經。經說：第一義非智之所行，何況文字。有餘經中世尊自釋：然燈佛所得無生智不取於法。如彼經言：海慧！當知菩薩有四，所謂初發心菩薩、修行菩薩、不退轉菩薩、一生補處菩薩。此中初發心菩薩見色相如來，修行菩薩見功德成就如來，不退轉菩薩見法身如來。海慧！一生補處菩薩非色相見、非功德成就見、非法身見。何以故？彼菩薩以淨慧眼而觀察故，依淨慧住、依淨慧行。淨慧者，無所行、非戲論，不復是見。何以故？見非見是二邊，遠離二邊是即見佛。若見於佛即見自身，見身清淨、見佛清淨。見佛清淨者，見一切法皆悉清淨。是中見清淨智亦復清淨，是名見佛。海慧！我如是見然燈如來得無生忍，證無得無所得理，即於此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，一切智智明了現前，斷眾見品，超諸分別、異分別．徧分別，不住一切識之境界，得六萬三昧。然燈如來即授記我：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是授記聲不至於耳，亦非餘智之所能知，亦非我惛蒙都無所覺。然無所得亦無佛想，無授記說授記想，乃至廣說。言無想者，顯是智證而無所取故。想者心法，非是語故。當知此中說智之境界，是故言以淨慧眼而觀察故。

復次無生忍者是心法，非語法故。復次證於無得無所得者，以法無性無能取得，此無得理有可得耶？都無所得，豈智能取？復次斷眾見品超諸分別，見品分別智法非語。復次不住一切識之境界，不言不依一切語境，故無所取是智境界。

云何餘師因謂遮語？昔師子尊者問於鶴勒尊者曰：我欲求道，當何用心？祖曰：汝欲求道，無所用心。曰：既無用心，誰作佛

事？祖曰：汝若有用，即非功德；汝若無作，即是佛事。經云：我所作功德，而無我所故。師子聞是語已，即入佛慧。祖以法眼付之偈曰：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。了了無可得，得時不說知。

此無得無為，須菩提亦知。但須菩提是不退轉菩薩見法身如來，佛所說一生補處菩薩非法身見，此其所以異耳。故佛以淨慧眼示之，所謂佛法即非佛法，彼即默然自了，殆非尋常所測。

○六，斷嚴土違於不取疑

此亦從前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。

功德施菩薩。論曰：若智亦不能取諸佛法，何故菩薩以智取佛土功德而興誓願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傅大士頌曰：掃除心意地，名為淨土因。無論福與智，先且離貪瞋。莊嚴絕能所，無我亦無人。斷常俱不染，穎脫出囂塵。

通曰：須菩提謂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雖知法不可取，以其無為而不可取也。世尊以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而不可取，不可說，即寓於佛法中也。彼惟執著無為之法，不可取中，正是取也。故始而疑四果是取，而信其本不作念，即四果離四果矣。既而疑授記是取，而信其實無所得，即授記離授記矣。既而疑莊嚴是取，而信其即非莊嚴，即莊嚴離莊嚴矣。既而疑報身是取，而信其佛說非身，即報身離報身矣。四果・授記・莊嚴・報身，皆佛法也。即非佛法，指出法身向上事也。

須菩提執著法身是有，故欲其住，欲其降伏，而不知無住之為住也。此無住為一經之綱宗，為發最上乘者說，豈可容易解乎？

刊定記曰：世尊欲明法性真土，故舉菩薩興功運行，六度齊修，迴向發心，嚴淨佛土，以問須菩提。答云：不也。

以何義故不取相莊嚴佛土耶？不以相莊嚴是真實也。土有二種：一、法相土，謂有形相可得；二、法性土，謂離一切相無所見聞。莊嚴亦有二種：一、形相，謂金地、寶池等；二、第一義相，謂修習無分別智，通達惟識真實之性，淨智所流、唯識所現，顯發過恒沙功德而為莊嚴。此即不能有所執取。若言實有形質是可取性，我能成就國土嚴勝者，斯成妄語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智習唯識通，如是取淨土，非形第一體，非嚴莊嚴意。

即非莊嚴者，揀法相土有色等性，非真莊嚴也。是名莊嚴者，顯法性土以一切功德成就莊嚴，無形質可取，是第一莊嚴也。是故下，佛依淨心莊嚴勸也。故曰以是義故，汝諸菩薩應生清淨之心。若人以形相為真佛土，便欲以形相莊嚴，而言我作我成就者，即住於色等境中。既住色已，即是染心，何名淨耶？為遮此故，故云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等六塵，生希望得果心也。不住色等一切諸法，心即無住，無住之心，心即清淨，清淨之心，故應生也。若都無心，便同空見，故令生此真心。天真之心，本不生滅，但緣住境，即不相應。心若不住，般若了然，亦非作意令其生起，恐人迷此，故為顯而遮之。前不令住色等是遮有，後令生心是遮無，既離有無，即名中道。如斯體達，是真莊嚴，何有佛土而不清淨哉？故淨名云：欲淨其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以智成就而不住著，奚但一莊嚴為？然當隨在生無所住心也。昔五祖為六祖說金剛經，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六祖言下大悟，乃言：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？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？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？何期自性本無搖動？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？五祖曰：不識自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言下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，善自護持。遂以衣鉢付之。偈曰：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

南嶽懷讓禪師云：一切法皆從心生，心無所生，法無所住。若達心地，所作無礙，非遇上根，宜慎辭哉！此六祖所得無住生心一語，遂為南嶽密傳心印云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二

○七、斷受得報身有取疑

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。

功德施菩薩論曰：若不取一切法者，云何受樂報佛取自法王身？云何餘世間復取彼是法王身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。於意云何，是身為大不？
須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

傳大士頌曰：須彌高且大，將喻法王身。七寶齊圍繞，六度次相隣。四色成山相，慈悲作佛因。有形終不大，無相乃為真。

通曰：須菩提問：云何住？云何降伏？是於無上菩提欲有修證而得。世尊！以無上菩提不假修證，縱能修證，不是本來自性天真佛也。若修六度萬行無量功德，成就報土名為金光莊嚴淨土，成就報身名為千丈盧舍那身，終是業力所持有漏有為之果，難比清淨本然無漏無為之果。故清淨本然之土是真淨土，清淨本然之身是真大身，所謂佛身充滿於法界是也。若於此信得及，不假修證，本自圓成，豈非甚難希有者乎？

刊定記曰：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如是等句，此喻顯示彼相似法自在之身。以何義故名之為大？如須彌山勢力高遠故名為大，而不取彼山王體我是山王，以山無分別故。報佛亦如是，以得無上法王體故名為大，而不取彼法王體我是法王，以無分別故。如何得是無分別耶？以於無量劫修諸福行，萬慮都忘如智寂然，故無分別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如山王無取，受報亦復然，遠離於諸漏，及有為法故。

如經何以故？佛說非身是名大身，非謂有身名為大身。彼受樂報佛體離於諸漏，若如是即無有物，即是非身。由此非有身說為有身，以唯有清淨身故，皎然緻淨實有自體，非是仗他因緣生故，遠離有為法故，安在其為有取也？

文殊菩薩問世尊：何名大身？世尊曰：非身是名大身。具一切戒定慧，了清淨法，故名大身。須菩提謂佛說非身是名大身，蓋本於此。僧問大龍：色身敗壞，如何是堅固法身？龍云：山華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雪竇頌曰：問曾不知，答還不會。月冷風高，古巖寒檜。堪笑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。手把白玉鞭，驪珠盡擊碎。不擊碎，增瑕纇。國有憲章，三千條罪。若論宗門中，堅固法身亦不許住著，況非法身者乎？

須菩提！如恒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於意云何？是諸恒河沙，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但諸恒河，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。須菩提！我今實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佛告須菩提：若善男子・善女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，勝前福德。復次，須菩提！隨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，天、人、阿脩羅，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，盡能受持讀誦。須菩提！當知是人，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，

傅大士頌曰：恒沙為比量，分為六種多，持經取四句，七寶詎能過？法門遊歷處，供養感脩羅，經中稱最勝，尊高似佛陀。

刊定記曰：前三疑之，後四果之，前已說寶施之喻，今復說者，豈不重耶？蓋前說一三千界寶施，此說無量三千界寶施，雖則總是多義，總是勝較量，然其後者，即多中之多，勝中之勝，故重說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說多義差別，亦成勝較量。後福過於前，故重說勝喻。斯則言說重，而義意不重。

此之勝喻，何不先舉？以諸凡夫未見真實，先為廣說，不生信解，漸次聞之，乃生信故，所重在人通也。

又前喻未說四果無心，釋迦無得，嚴淨國土不嚴而嚴，修證佛身無證而證，後乃既明斯義，法理兼深，所重在法通也。

由是較量之喻亦復殊勝，故問須菩提：如恒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於意云何？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。以殑伽河周四十里，沙細如麪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諸恒河尚多無數，何況諸恒河中之沙耶？故謂甚多也。

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！但以一恒河沙世界七寶布施，其福已多；況以諸恒河沙數世界七寶布施，豈不甚多？佛言：若但布施，而不持經者，不趣菩提，其福德未為勝也。若善男子・善女人，於此經中，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自利利他，能趣菩提，其福德勝前七寶布施之福德，無量無邊，不可數計也。何以見其福德之勝哉？受持福多，凡有十三種勝因，而得成福。且以處可恭敬，人可尊崇者言之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即是支提，一切世間皆應供養。如帝釋為天眾說法，諸天皆向座恭敬作禮，為重於法乃尊於處。藏佛舍利謂之塔，奉佛形像謂之廟，說法之處如佛塔廟，明處可敬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尊重於二處。

宣說四句之處，尚得天人供養，何況盡此經文能受持耶？前說其處，此說於人。前明四句偈之處，此明盡受持之處。反覆而言，故云何況也。當知是人，盡能受持讀誦，盡能信解般若波羅蜜甚深妙義，以能成就最上法身、第一報身、希有化身，勝出諸乘世間無比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隨何方所，即為有佛及諸弟子，明人可尊也。謂報化必依法身，法身又從經顯。既有能顯之教，必有所顯之佛。又經是教法，佛是果法。果由理顯，理由行致。斯則三佛備足，四法俱圓。所在之處，豈生輕劣？又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得名。經顯無為，必有賢聖尊重弟子。又經即法寶，即為有佛，即佛寶。若尊重弟子，即僧寶。經典所在之處，即三寶共居。若彼施寶之人，及施寶之地，無如是事，故此為勝。

前說一切諸佛從此經生，猶可信也；今說經典所在即為有佛，實難信也。前說無上菩提從此經出，猶可信也；今說持說四句即能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，實難信也。此無上妙法超過一切，豈七寶布施之多可比量哉？

隋時，蜀民荀氏嘗於空地遙望虛空，手寫金剛般若經，遂感諸天覆護。遇雨，此地不濕，牧童皆避於此。至唐武德間，有僧語村人曰：此地向來有人書經，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，不可令人作踐。後設欄圍繞，供養佛像，常聞天樂之聲。此其章明較著者也。

昔臨濟到達磨塔頭，塔主問：先禮佛？先禮祖？濟曰：祖佛俱不禮。主曰：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？濟拂袖便出。此唯成就第一希有之事，故能倒行逆施若此。

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須菩提：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，以是名字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(時本有，是名般若波羅蜜句原本無)**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來無所說。**

傅大士頌曰：名中無有義，義上復無名。金剛喻真智，能破惡堅真。若到波羅岸，入理出迷情。智人心自覺，愚者外求聲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須菩提！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。如來說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

傅大士頌曰：積塵成世界，析界作微塵。界喻人天果，塵為有漏因。塵因因不實，界果果非真。果因知是幻，逍遙自在人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？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。

傅大士頌曰：施命如沙數，人天業轉深。既掩菩提相，能障涅槃心。猿猴探水月，蘭[卄/ 碭] 拾華針。愛河浮更沒，苦海出還沈。

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。

傅大士頌曰：經中稱四句，應當不離身。愚人看似夢，智者見唯真。法性無前後，無中非故新。蘊空無實相，憑何見有人。

通曰：須菩提因佛讚歎此經，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，當為人天供養，如佛塔廟。此經最勝，能受持者，其福最多，故請此經何名而奉持之。佛以般若波羅蜜，於六度中，最為第一。此經名金剛般若，取能斷之義，并其般若而遣之。蓋至尊至貴，無上法門也。其名最勝，能為一切成佛勝因故。名既無名，說亦無說，本性無生，義無有上故。由是觀於微塵世界，為麤相分者，不離煩惱染因。由是觀於三十二相，為親相分者，未為正覺體性故。持經功德，世界微塵，不足為多，三十二相，不足為奇。以受持是經，能為法身之因故，非世間有為有漏因果可比也。雖以恒沙身命布施，不如持說四句，得福之多。況七寶布施，身外之物，所得福德，豈能及耶。

功德施菩薩。論曰：受持福多，以十三種因而得成福，所謂處可恭敬故、人可尊崇故、一切勝因故、彼義無上故、越外內多故、勝佛色因故、越內施福故、同佛出現故、希能信解故、難有修行故、信修果大故、信解成就故、威力無上故。世尊何故慇懃說此諸因相耶？以諸眾生行資生施求財位果，不持正法斷諸苦因故，再三讚歎而激勸之也。

所云處可恭敬，人可尊崇，已見上文。

今一切勝因者。須菩提問：當何名此法門？佛言：經名金剛般若，能斷一切惑染疑執。若斷疑執，成佛必矣，豈不勝乎？故當奉持。然諸佛菩薩，以般若波羅蜜，於世出世法，最勝了知。今此法門，名曰金剛，有何所以？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。謂三界諸法，智能稱量，知不堅固。彼不堅固者，猶是此岸。而般若智最堅固者，名到彼岸。智功德岸，無能量者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彼智岸難量。以第一義中，本性無生，難可思量，云何為到？即般若智，亦須能斷此法門，與一切諸佛如來證法作勝因也。偈云：因習證大體。其斯之謂乎？所謂彼義無上

者，佛問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否？須菩提：已知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。至是答云：如來無所說。言無有法是如來獨說，皆是諸佛共宣揚故。由諸佛親所證會等流之性，至尊無上，縱有所說，皆如其證，證中無說，豈有異說耶？偈云：由等流殊勝。即是義無有上也。所謂越外內多者，佛問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。以三千世界，散為微塵，以微塵積為三千世界，如積微塵功行，得成人天勝果，如是可以為多乎？彼珍寶布施福德，是染煩惱因，以能成就染煩惱果，以能成就染煩惱事故，是因為有漏之因，果為有為之果也。如是微塵世界，總皆不實，二俱非有，故如來說為非塵，說為非界。然此地塵，不是染等性塵，是故名作地塵。又彼世界，非是煩惱染因界，為此說為世界。由此言之，彼布施福德，乃是煩惑塵坌之因，彼福縱善，與外塵無記等，猶為劣也。以此比於受持之福，不見其多，謂寶施不及塵界，塵界不及持經，由於彼習煩惱，而此斷除煩惑故也。偈云：彼因習煩惱，經勝所以。豈不昭然？世界有眾生故，名為內多；微塵但形色故，名為外多。此持經功德，不落無記性，所以超越外內多也。所謂勝佛色因者，佛問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見法身如來否？答云：不也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見法身如來。以何義故，不可以三十二相為法身如來？如來說三十二相，非是法身無為之相，但是化身有為之相故，法身無為真實性故，色身有為影像相故。即如修行所有福業，能成佛身相，但是應身，此於持說功德，能成法身，亦為是劣。由彼眾相，非是正覺體性，而持說能得大覺性故，故謂彼為劣。彼相雖劣，亦勝過施寶之染福，況為法身因者，而不超越，是故劣亦勝也。偈云：此降伏染福。若福德中之勝福，更能降伏可知，故云勝佛色因也。所謂超內施福者，佛告須菩提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，彼以七寶施者，是身外之財，此以身命施者，是謂內財。捨身恒河沙數，不為不多矣，破其慳貪，不謂不盡矣，其獲福報，視彼捨資生珍寶者，其福尤勝。何以故？彼捨身命，苦身心故。偈云：苦身勝於彼。習此苦因，不趨菩提，終為有漏之果。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是謂法施，自利利他，能趨菩提，終成勝果，故其福勝彼無量阿僧祇，是謂超內施福德也。此約內財較量，倍顯經勝。然則此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者，離文字相，故無所說，離煩惱相，故非微塵，離人天相，故非世界，乃至離佛色身，故非三十二相，亦離般若自性，故非般若波羅蜜。如是最上第一希有之法，但可自信，但可自悟，如其不悟，雖捐無量七寶以求之，必不可得，雖捨無數身命

以求之，必不可得。惟須菩提深契其旨，能不流涕而歎其難遇乎？

黃檗云：佛有三身：法身說自性虛通法，報身說一切清淨法，化身說六度萬行法。法身說法，不可以言語、音聲、形相、文字而求，無所說，無所證，自性虛通而已。故曰：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報身、化身皆隨機感現，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，皆非真法。故曰：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又云：如來所說皆為化人，如將黃葉為金，止小兒啼，決定不實。若有實得，非我宗門下客，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？故經云：實無少法可得，名為阿耨菩提。若也會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錯。本來清淨皎皎地，無方圓・無長短・無大小等相，無漏無為，無迷無悟，了了見，無一物，亦無人，亦無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，一切不如心。真實法身，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，何處欠少一毫毛？既會如是意，大須努力。黃檗一宗純是金剛大意，故知此經實為傳佛心印者。

爾時，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！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

傅大士頌曰：聞經深解意，心中喜且悲。昔除煩惱障，今能離所知。徧計於先了，圓成證此時。宿乘無闕慧，方便勸人持。

世尊！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即生實相，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！是實相者即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

傅大士頌曰：未有無心境，曾無無境心。境忘心自滅，心滅境無侵。經中稱實相，語妙理能深。證知惟有佛，小聖詎堪任。

世尊！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後五百歲，其有眾生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即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・無人相・無眾生相・無壽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・眾生相・壽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

傅大士頌曰：空生聞妙理，如蓬植在蘇。凡流信此法，同火出蓮華。恐人生斷見，大聖預開遮。如能離諸相，定入法王家。

佛告須菩提：如是，如是！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不驚・不怖・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

傅大士頌曰：如能發心者，應當了二邊。涅槃無有相，菩提離所緣。無乘及乘者，人法兩俱捐。欲達真如理，應當識本源。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

傅大士頌曰：波羅稱彼岸，於中十種名。高卑緣妄識，次第為迷情。燄裏尋求水，空中覓響聲。真如何得失，今始號圓成。

通曰：此中深讚持經得福之多者，謂得清淨之福，非世間之福也。受持四句偈等，其福甚多，豈徒取記誦言說便可得福哉？貴在於信，貴在於行。如此領受，如此修行，不著於三十二相，即得實相，與佛何別？不著於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四相，即不為世界人天因果拘繫。惟其超三界之外，故界內之福不足以擬之；惟其與佛無別，故福慧兩足，人天莫敢望也。為此金剛般若，即般若離般若，威力無上，是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信者誠難，有能信解之者，其福豈可量哉？

所謂同佛出現者，佛興於世，薄福難逢，此經亦然，預聞者少。

爾時，須菩提聞此法門，深生信解，悲泣雨淚，捫淚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！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謂般若智慧照見五蘊皆空，是深般若。今說即般若非般若，空而不空，是甚深般若。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但得人空慧，了徧計空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既空其法，復空其空，證於圓成，了無所得。我本羅漢，隨佛出家，於此正法，昔尚不聞，是故希有，同於佛現。

如是之經，云何希有？以上義故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。彼智岸難量，唯佛能知，餘無知者，故曰上義。

所謂希能信解者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能生信心，此信若生不信諸法，故云清淨。此中有實相，於餘不共故，除佛法餘處無實故。以彼處未曾有未曾生，唯信此經則生實相，偈云亦不同餘法故。實相者，謂一切法無生亦無所生，是真如實際之相也。既生實相，則三身功德自此周備，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法本無生，云何生實相耶？所謂實相者，約第一義說即是非相，蓋此經頓除二執雙顯二空，空病亦空悉無所得，既無得無說何相之有？若一向無相恐成斷滅，是故如來依世諦故說名實相，雖生實相不壞無生，故指非相以為實相也。

若人能信諸法無生而不壞，假名即相而離相，即生滅而證不生滅，以是之故，成就第一希有功德，唯佛能證之，非小聖所及，故謂信解希有也。

所謂難有修行者，須菩提言：我今得聞如是法門，堅實深妙，親稟佛言，信解受持，不為難事。若當來世，最後五百歲時，去聖漸遠，正法將滅，覽斯遺教，信解法空，二邊俱離，如是受持，甚為希有。是人非徒守記誦空言者比，故謂為難也。所謂信修果大者，謂彼信解受持，以何義故，稱為希有？是諸眾生，於此經信解及行故，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此則了人無我性，不生我等相也。所以令無我等相者，則何以故？有所取我，

是中乃生能取之相，我相自體，不外心心所法，是心心所法，本自非有，但依世俗言說，謂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若以第一義說，即是非相，此則了法無我，故證於雙空也。
以何義故，令人法俱空耶？為未離乎相，即不名佛。惟離人相，離法相，乃至離空相，一切俱離，則名諸佛本來真實之相也。本來雖無一物，不落斷見，實有諸佛體相，名為大果。信能受持，證是大果，故為希有也。從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到此，言有六重，謂聞法悲啼，信生實相，對彰難易，明無我人，法執兼亡，盡成佛道。如斯所說，皆誠諦之言，故佛印定之曰：如是如是。重言云者，表言當之極耳。
所謂信解成就者，佛言：若復有人，得聞是經，甚深甚妙，難解難知，乃能當聞法時，不生越怖驚愕，於非處生懼，如越正理，可駭可訶，謂於趣生道中，而不驚於諸法無生之說也。當思惟時，不生相續怖懼，不斷疑情，怖懼無已，謂於小乘說空說有中，而不怖於非空非有中道之說也。當修習時，不生畏阻，不是一向畏懼，畢竟驚怖墮故，謂於無上菩提，決定向往也。當知是人，遠離眾生下劣惶惑之見，已為希有，更趣無上菩提，肩荷如來，甚為希有，惟有此不驚不怖不畏之心，是於最上一乘，無乘及乘者，能不生疑，乃得名為真信解也。偈云：堅實解深義，其斯之謂乎。所謂威力無上者，以何義故，聞而不驚不怖不畏為希有耶？以此金剛般若波羅蜜中，是第一波羅蜜，偈云：勝餘脩多羅故。云何名為第一？法身最大，由此成就，無與等者，一切佛法中，至堅至利，清淨最勝故，偈云：大因及清淨，以此又諸佛所共說故，復謂族胄 高勝也。若約第一義說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昔未曾失，今未曾得，本無能到者，誰為第一？但約世諦說，以其不可取不可說故，名第一波羅蜜也。說到第一波羅蜜，已是極則，又復遣之曰：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故謂威力無上也。
前門門皆顯經勝，勝之根本，不過此門。彼內外財施，在因無破惑之功，在果無法身之德，無有如斯眾德圓備。此福望前福聚昇沈理別，故受持讀誦之福，為福德中之勝福德也。
前云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，是果無其果也。此云佛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因無其因也。因果俱不可思議，而何以有取乎？故有取之疑可釋也。
僧問黃檗云：文殊執劍於瞿曇前者如何？檗云：五百菩薩得宿命智，見過去生業障者，即你五蘊身是。以見此宿命障故，求佛求菩提涅槃。所以文殊將智解劍，害此有見佛心故，故言你善害。云：何者是劍？檗云：解心是劍。云：解心既是劍，斷此有見佛心。祇如能斷見心，何能除得？檗云：還將你無分別智，斷此有

見分別心。云：如作有見有求佛心，將無分別智劍斷，爭奈有智劍在何？檗云：若無分別智害有見無見，無分別智亦不可得。云：不可以智更斷智，不可以劍更斷劍。檗云：劍自害劍，劍劍相害，即劍亦不可得。智自害智，智智相害，即智亦不可得。母子俱喪，亦復如是。唯黃檗洞明金剛般若甚深義，即般若亦不可得。此其所以為無上法門也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三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四。

○八、斷持說未脫苦果疑

此疑從前捨身布施而來。若一切佛法中，般若波羅蜜最為上者，但持說般若足矣，何用勤苦行餘度耶？今持說者，行菩薩行，割股救鴿，投崖飼虎，如是等行，皆名苦因。云何前捨身命布施者，即成苦果，而此獨不成苦果耶？為遣此疑，示現般若，攝持餘度。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(時本有是名忍辱波羅蜜句，非)**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無我相．無人相．無眾生相．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．人相．眾生相．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須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無我相．無人相．無眾生相．無壽者相。**

傅大士頌曰：暴虐唯無道，時稱歌利王。逢君出遊獵，仙人橫被傷。頻經五百世，前後極時長。承先忍辱力，今乃證真常。

是故，須菩提！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為非住。是故佛說：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，應如是布施。

傅大士頌曰：菩薩懷深智，何時不帶悲？投身憂虎餓，割肉恐鷹飢。精勤三大劫，曾無一念疲。如能同此行，皆得作天師。

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。

通曰：上言金剛般若是第一波羅蜜，或謂布施為第一者，以布施能攝餘度，不知餘度無般若，如闕目 而無導師，縱得福報，難證法身，較量優劣，斷乎般若為第一也。故此以第一波羅蜜能攝餘度，如忍辱即是持戒，顏色不變即是禪定，忍至五百世即是精進，而中無我人等相，即是般若也。故忍辱不住於相，布施不住於相，方證菩提，而所謂不住於相者，非金剛慧固莫能照了也。如是雖行忍辱，亦是般若，以此布施，是真布施，豈彼身命布施，求世間福者，可同日語哉。

功德施。論曰：如來忍辱波羅蜜者，以世諦論則名苦行，便同捨身俱成苦果。約第一義諦，雖行苦行有堪忍性，故即忍辱非忍辱，遠離有此分別心故。此名勝事，有二種義：一是善性故，諸波羅蜜皆以善為體性故；二是彼岸功德不可量非波羅蜜者，無人知彼功德岸故。由斯得名第一最勝義，此苦行勝彼捨身遠矣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能忍於苦行，以苦行有善，彼福不可量，如是最勝義。以能離相故也。
如我昔為仙人，山中修道，值歌利王出獵，疲極就臥，諸妃潛禮仙人。王覺，怒其貪觀女色，乃割截其身體，節節支離解散。我時容顏不變，無有我人等相，王乃悔過。我言：大王！我心無瞋，亦如無貪。我若真實無瞋恨者，令我此身平復如故。作是語已，平復如故。是時若有我人等相，應生瞋恨，不得平復如故。以無我人等相，不見有我身割截，亦不見有王為割截，亦非愚癡罔然不覺，一切分別都無所有，方成真實忍波羅蜜也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離我及恚相，實無於苦惱，共樂有慈悲，如是苦行果。
唯離我故不見苦，唯離恚故不見惱，無苦即見共樂，無惱即見慈悲，心與慈悲相應，雖苦不見其苦也。若菩薩苦行之時，見有苦惱，即便欲捨菩提之心，是故應離諸相。若人不生勝菩提心，應生瞋恨，為防此過故，謂此苦行果，非是一時能為，此忍可暫而不可常。又念過去往昔，未遇惡王，凡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已於多生無我人等相，忍之熟故，人以累苦難忍，而不知累苦能忍也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為不捨心起，修行及堅固，為忍波羅蜜，習彼能學心。
為何等心起行相而修行？為何等心堅固勤求不捨菩提？此謂入初地勝義之心得忍邊際，即忍辱非忍辱，即是此心方便行無住心也。我唯有此離相之行得成於忍，故能與無上菩提相應。是故諸菩薩等應離一切相發無上菩提心，習彼能學無住之心，但離諸相即得菩提，如說坐於菩提座，永斷一切想是也。
云何離相耶？謂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菩提之心。若心有住色等境界，即為非住菩提也。以住菩提，故無所住。何以故？如是住者，即為非住。如有經說：菩提無住處。是故非住是住菩提之異名也。然則不住於相，是般若智不但攝忍辱，且攝菩提矣。既攝菩提，何所不攝？以是義故，佛於正答問中說：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。布施雖攝六度，然離於施物・施者・受者三種分別，即是般若波羅蜜。故謂般若能攝六度也。
若住色等布施，即有疲乏而菩提心不生；不住色等布施，即不疲乏而菩提心生。諸菩薩摩訶薩為利益一切眾生之故，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。
云何利益眾生修行而不住於眾生事耶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修行利眾生，如是因當識，眾生及事相，遠離亦應知。

故布施莫大於法施，法施莫大於滅度一切眾生。若見有眾生可度即是著相，是故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。此故以利益為修因，眾生及事相皆應遠離也。何者是眾生事？謂名相眾生及彼陰事故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假名及陰事，如來離彼相，諸佛無彼二，以見實法故。

彼眾生者，唯是名字施設，喚為眾生，即彼假名，無實體故。謂一切相貌即非相貌，如是足明人無我也。世謂眾生為五陰所成，然彼五陰等法無眾生體，以無實故，無能成之五陰故。謂一切眾生即非眾生，如是足明法無我也。一切如來明彼二相不實，故離彼相。然所以無彼人・法二相者，以見實法故。若彼二實有者，諸佛如來應有彼二相。何以故？諸佛如來實見故。唯諸佛見於實法故，不見有所度之人，亦不見有能度之智，乃能無所住而行於布施。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離一切相也。

僧問黃檗：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如何？檗云：仙人者，即是你心。歌利王好求也，不守王位，謂之貪利。如今學人不積功累德，見者便擬學，與歌利王何別？如見色時壞却仙人眼，聞聲時壞却仙人耳，乃至覺知時亦復如是，喚作節節支解。云：祇如仙人忍時，不合更有節節支解，不可一心忍，一心不忍也。檗云：你作無生見、忍辱解、無求解，總是傷損。云：仙人被割時，還知痛否？又云：此中無受者，是誰受痛？檗云：你既不痛，出頭來覓箇甚麼？又僧問：何者是精進？檗云：身心不起，是名第一牢強精進。纔起心向外求者，名為歌利王愛遊臘去。心不外遊，即是忍辱仙人。

身心俱無，即是佛道，此金剛第一義也。黃檗把得便用，縱橫無礙，是真能信解受持者，甚為希有。

○九、斷能證無體非因疑

此疑從前第三、第七中來。彼較量內外財施，不及持經，以此得菩提故，遂疑言說是因，菩提是果。以言說證果，理則不成。何者？果是無為，無為有體；因是有為，有為無體。無體之道，不到果中，故疑其非因也。為遣此疑，乃說無實無虛，原不屬於有無。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如來是真語者・實語者・如語者・不誑語者・不異語者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

傅大士頌曰：眾生與蘊界，名別體非殊。了知心似幻，迷情見有餘。真言言不妄，實語語非虛。始終無變異，性相本來如。
通曰：每誦此經，如來說一切諸相，即是非相。又說一切眾生，即非眾生。此等說話，其實難信。恐人疑為誑語，故說如來是真語者云云。以此法無實無虛故。惟其無實，不見有諸相可得，不見有眾生可度。惟其無虛，未嘗不現起諸相，未嘗不現起眾生。即諸相離諸相，即眾生離眾生。是之謂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雖滅度一切眾生，而不見一眾生得滅度也。此乃一真如法界。如來者，本此如而來。故所說者，不異如而說。要令諸菩薩，同歸於如如性海也。傅大士偈，始於眾生與蘊界，終於性相本來如。合上文並頌之，大有當於心，最宜詳味。
刊定記曰：如來之言，真實無異，皆如其事，不誑眾生。今說持經必趣菩提，汝等云何不信？又以如來說於真實等故，名如來為真實語者。真語者何？謂說佛身大菩提法也，是真智故。實語者何？謂說小乘四諦法也，諦是實義。如語者何？謂說大乘法有真如，而小乘無也。不異語者何？謂說三世受記等事，更無差謬。以上四語所說，不離利生行施等法，是法即道也。菩提妙果，雖不住此有為法中，而利生行施等道，實為菩提之因。此言說有為之因，能證離言無為之果，又何疑於因果不相符哉？
彌勒菩薩偈曰：果雖不住道，而道能為因，以諸佛實語，彼智有四種。實智及小乘，說摩訶衍法，及一切授記，以不虛說故。
秦什譯時加不誑語，明四語總不誑也。以何法故不誑於眾生耶？為如來所得法無實無虛故。云何無實？如來證第一義，一切法本性無生，無生故不曾是有也。云何無虛？既無生，豈有滅？是故非虛。實虛二境皆不可得，於何而見其有為？於何而見其無為哉？
彌勒偈曰：順彼實智說，不實亦不虛，如聞聲取證，對治如是說。
如人聞說依言得菩提，便謂言中有菩提；又聞言中無菩提，便謂畢竟無菩提。不達言空而法實，故有此執。今言無實無虛，正所以對治之也。
言說文字性本非有，言中菩提亦同言說。如言於火但有火名，二俱無實，以所說法不能得彼證法，所以對治言中有菩提之說也。言說無體，依而證實，不無離言之法。如言雖非火，不無離言之火，以此所說法隨順彼證法，證果是實，故非虛也，所以對治言中無菩提之說也。言說非虛非實，利生行施亦非虛非實，究竟菩提亦非虛非實，孰謂持說不能於菩提作因哉？

昔伏馱蜜多尊者付法於脇尊者，偈云：真理本無名，因名顯真理，受得真實法，非真亦非偽。
而脇尊者付法於富那夜奢，偈曰：真體自然真，因真說有理。領得真真法，無行亦無止。初脇尊者至華氏國，憩一樹下，右手指地而告眾曰：此地變金色，當有聖人入會。言訖即變金色。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，合掌前立。祖問曰：汝從何來？答曰：我心非往。祖曰：汝何處住？答云：我心非止。祖云：汝不定耶？答云：諸佛亦然。祖曰：汝非諸佛。答云：諸佛亦非。祖因說偈曰：此地變金色，預知有聖至。當坐菩提樹，覺華而成已。夜奢復說偈曰：師坐金色地，常說真實義。回光而照我，令入三摩諦。祖遂度出家，以法付之。此無住妙理，從古已然。於斯信入，大不容易。

○十、斷如徧有得無得疑(如徧亦作真如)

此疑從上不住相布施而來。
功德施菩薩。論曰：若所證法無生無性、非實非虛，是即諸佛第一義身。從此為因，二身成就。菩薩何故捨所證法，住於是等而行施耶？真如一切時處皆有，既徧時處即合皆得，何故有得有不得者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闇，即無所見。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

傅大士頌曰：證空便為實，執我乃成虛。非空亦非有，誰有復誰無。對病應施藥，無病藥還祛。須依二空理，頴脫入無餘。
通曰：上言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六祖云：無實者，以法體空寂，無相可得。然中有恒沙性德，用之不匱，故言無虛。惟其有恒沙之用，不妨行於布施。惟其體自空寂，故應不住於法。但知布施而不知離相，即住於實，不免執我之過。但知離相而不知布施，即住於虛，不免證空之失。皆非中道諦也。能離二邊而無住者，非具有根本智及第一般若之力，莫能契其妙也。無上菩提，非實非虛。無住布施，非空非有。此果因一契之理，豈得謂行施便違於真如耶？上無實無虛，承布施而來。此復以布施證明其意，語本聯絡。傅大士偈，亦極緜密。
刊定記曰：真如徧一切時，徧一切處，有得不得者，由心有住法不住法之異耳。若住法行施，則不得真如，如入闇中，一無所見。若無住行施，則得真如，如太陽昇天，何所不矚。
住法何以不得真如？由無般若觀照之智，即執著色等六塵及空有等法，由執著故心不清淨為塵所染，但見布施不見餘法，雖得染

福不離苦果，縱有涅槃樂處近而不達，故如闇中無所見也。

彌勒偈曰：時及處實有，而不得真如，無智以住法，餘者有智得。

不住法何以為得真如？由於有目 具根本智，又得日光明照，通達般若心極清淨，決定了知佛法無性故，能悟一切法不滅不生、不斷不常、不一不異、不來不去，速成正覺得大涅槃。如是行不住施，如見種種色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暗如愚無智，明者如有智，對法及對治，得滅法如是。

明與暗對，是對法也。以有智治無智，是對治也。智生則無智滅，明生則暗滅。證寂滅法，亦復如是。真如之理，周徧十方，悟亦不增，迷亦不減，得失在人，非法有相違過也。

玄沙云：汝今欲得出今五蘊身主宰，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。古人向汝道：圓成正徧，徧周沙界。我今少分為汝智者，可以譬喻得解。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？世間所作興營，養身活命，種種心行作業，莫非皆承日光成立。祇如日體，還有許多般心行麼？還有不周徧處麼？欲識金剛體，亦須如是看。祇如山河大地，十方國土，色空明暗，及汝身心，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。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，受生果報，有情無情，莫非承汝威光。乃至諸佛成道成果，接物利生，莫非盡承汝威光。祇如金剛體，還有凡夫諸佛麼？有汝心行麼？不可道無，便得當去也。知麼？玄沙以日喻金剛體，暗符甚深般若之旨，心心相印，豈不其然？

須菩提！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讀誦，即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；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。

傅大士頌曰：眾生及壽者，蘊上假虛名。如龜毛不實，似兔角無形。捨身由妄識，施命為迷情。詳論福比智，不及受持經。

須菩提！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・不可稱量・無邊功德，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若有人能受持、讀誦、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・不可稱・無有邊・不可思議功德，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樂小法者，著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於此經不能聽受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！在在處處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脩羅所應供養，當知此處即為是塔，皆應恭敬作禮圍繞，以諸華香而散其處。

傅大士頌曰：所作依他性，修成功德林。終無趨寂意，唯有濟羣心。行悲悲廣大，用智智能深。利他兼自利，小聖詎能任。
通曰：如來深讚此經，如日光明照見種種色，是出世間上上智聲聞緣覺所不能窺，唯有大乘菩薩智悲雙運乃克負荷。若有人能受持此經莫逆於心，是於多生種諸善根，故聞斯信、信斯解、解斯行，自利利他不捨菩提，此乃最上乘根器，豈修世間福者可倫哉。
何為諄諄以布施較量也？布施亦六度之一，祇知布施而不知般若，縱以身命布施至恒沙劫數，終是識情用事，於真性無與。況眾生是假身命，亦是假處假作，為勞而罔功。故般若為布施眼目，能令布施到於彼岸，足知是經是第一波羅蜜，當尊敬而奉持之也。
刊定記曰：得真如者為由心淨，心淨由不住法，不住法緣有智，有智蓋由聞經，故知此經有其勝德。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能於此經依法修行，其名有三：一、受持・二、讀誦・三、演說。受者受其文，持者持其義。對文曰讀，暗念曰誦。欲受其文故先讀，欲持其義故先誦，是讀誦乃受持之因。然受持者思慧，讀誦者聞慧。若無所聞，憑何讀誦？是則從他聞法，內自思惟，為得修行智也。此名具三種法：聞、思、修行，為自身滔熟故；餘者化眾生，廣說法故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於何法修行？得何等福德？復成就何業？如是說修行。名具三種法，受持聞廣說，修從他及內，得聞是修智，此為自滔熟，餘者化眾生。
唯佛智慧，悉知悉見。是人既行勝因，必得妙果，當能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然何以顯其功德之殊勝哉？
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，初日分如是，中日分如是，後日分亦如是，一日之間，布施無倦；乃至是劫，如是千劫，如是萬劫，如是億劫，如是無量劫中，布施無倦。以財施者，有力之家，尚可勉為；以身施者，不惜性命，實是善行。其得福德，較之於前，但以一河沙身命施者，時事皆大，福亦最勝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以事及時大，福中勝福德。
云何勝？以事勝故，即一日時捨多身故，復多時故。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如石投水，信心不逆，即此信根能趣菩提，視彼布施未忘於我者，天地懸殊，其福為尤勝也。何況書寫受持讀誦，信而好，好而樂，憶持不忘，浹於心髓，時復為人解說甚深義趣，不徒自度，且以度人。彼以相施，此以無相施，其功德豈可勝道哉！所云得何等福德者，蓋如此。

又云復成就何業者，何以竟其說耶？以要言之，是經有無量功德不可思議，是經有無邊功德不可思議。無量無邊思議可及者，菩薩、二乘或可測度，惟其不可心思，不可擬議，非名相之境，惟證乃知。是功德殊勝，福果堅牢，為獨性所獲之福，非餘者所知，於聲聞等是不共性故。故此法門，下劣根器每不欲聞。如來為發大乘者，說回心向大，入菩薩乘，是由漸而入者；為發最上乘者，說直趨無上菩提，更不落於階級，是由頓而入者。但一佛乘，更無餘乘，由權教則名之曰大乘，即大乘亦非乘，則名之曰最上乘，是世間希聞希信之法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唯依大人說，及希聞信法。

若有人能聞說此經，受持讀誦以自利，廣為人說以利他，二利兼行，不離般若。是故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智慧增長，福德亦與之增長，皆得成就。不可量，至長也。不可稱，至重也。無有邊，至廣也。如是不可思議之功德。偈曰：無上因增長。又曰：滿足無上界。圓滿資粮，能令佛種不斷。如是人等，則為荷擔如來無上菩提。背負曰荷，在肩曰擔。謂以大悲下化，以大智上求，以大願雙運，安於精進肩上，從煩惱生死中出，念念不住，直至菩提真性，自他一時解脫，方捨此擔，是名受持真妙法。由彼持法，即是持菩提也。

云何如來唯為大乘者說？何故持說名為荷擔菩提耶？以樂小法者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見，不能受持為人解說。何名小法？誰為樂小之人？四諦因緣名為小法，聲聞、緣覺即是樂小之人，滯情於中乃名為樂。彼有法執，此顯三空，是其非處，故不能持說也。當知能持說者即是廣大信解，樂大法者即是甚深信解，不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見，能成就最上法器，荷擔如來種種力用，故佛為說此經也。是一切諸佛從此經生，一切善法從此經出，在在處處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人等所應供養。此經乃超出三界之法，諸在三界中者應供養也。當知此處即為是塔，如佛像貌安住於中，皆應恭敬作禮圍繞，人能演法功與塔等。地雖無思持說者，故當以種種華香而散其處，如雨華讚歎重其法，因重其處也。其處尚當恭敬，況人得真實妙法，豈不為人恭敬而得福報也乎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受持真妙法，尊重身得福。

所謂成就不可思議功德者，此也。

百丈云：祇如有人，以福智四事，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，隨其所欲，滿八十年。後作是念：然此眾生，皆已衰老，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，令得須陀洹果，乃至阿羅漢道。如是施主，但施眾生一切樂具，功德尚自無量，何況令得須陀洹果，乃

至阿羅漢道。功德無量無邊，尚不如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。報恩經云：摩耶夫人，生五百太子，盡得辟支佛果，而皆滅度。各各起塔供養，一一禮拜，歎言：不如生於一子，得無上菩提。省我心力，祇如今於百千萬眾中，有一人得者，價值三千大千世界。所以常勸眾人，須玄解自理。自理若玄，使得福智，如貴使賤，亦如無住車。若守此作解，名髻中珠，亦名有價寶珠，亦名運糞入。若不守此作解，如王髻中明珠與之，亦名無價大寶，亦名運糞出。佛直是纏外人，却來纏內，與麼作佛。直是生死那邊人，直是玄絕那邊人，却來向這岸，與麼作佛。百丈故是最上法器，荷擔如來無上菩提，乃能為人解說，符合金剛甚深義趣，不為樂小法者見解，是最上乘的派也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．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；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傅大士頌曰：先當有報障，今日受持經。暫被人輕賤，轉重復還輕。若了依他起，能除徧計情。常依般若觀，何慮不圓成。

六祖口訣云：佛言：持經之人，合得一切人恭敬供養，為多生有重業障故。今生雖持此經，常被人輕賤，不得敬養。自以持經故，不起我人等相，不問冤親，常行恭敬，有犯不較，常修般若波羅蜜，歷劫重罪悉皆消滅。又約理而言，先世即是前念妄心，今世即是後念覺心。以後念覺心輕前念妄心，妄不能住，故云先世罪業即為消滅。妄念既滅，罪業不成，即得菩提。此理事二解，皆約觀行，與傅大士頌無異。梵本中有言：此為善事，謂遭輕辱時，顯被辱之人有福德性。故祖云：自以持經故，不起我人等相，不問冤親，常行恭敬。正與善事意符合。大論云：先世重罪應入地獄，以行般若故，現世輕受。譬如重囚應死，有勢力護，則受鞭杖而已。持經無我相等，即煩惱障盡；極惡消滅，即業障盡；不墮惡道，即報障盡。三障既滅，三德必圓，故云當得菩提也。

功德施。論曰：如來品說：若復有人受持此經乃至演說，是人現世或作惡夢、或遭重疾、或被驅逼強使遠行、罵辱鞭打乃至殞命，所有惡業咸得消除。復有頌言：若人造惡業，作已生怖畏，自悔若向人，永拔其根本。將心悔過尚除根本，何況有人受持正法者乎？如餘教說：業雖經百劫，而終無失壞，眾緣會遇時，要必生於果。非有相違。此復云何？且十不善惡趣之業，由持正法泣悔先罪，惡趣果雖永不生，然於現身受諸苦報。現受諸苦豈失壞耶？不生惡趣非拔根耶？若有無間決定業者，命終之後定生彼

故，應住劫受須臾出故，如阿闍王等。是故無違持說此經，不但轉重令輕、轉輕令無而已。又謂當得菩提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及遠離諸障，復能速證法。

唯其能速證法，故諸報障不難離也。

僧問雲居：承教有言：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即為消滅。此意如何？居云：動則應墮惡道，靜則為人輕賤。崇壽稠云：心外有法，應墮惡道。守住自己，為人輕賤。天童頌云：綴綴功過，膠膠因果。鏡外狂奔演若多，杖頭擊著破竈墮。竈墮破．來相賀，却道從前辜負我。雪竇頌云：明珠在掌，有功者賞。胡漢不來，全無伎倆。伎倆既無，波旬失塗。瞿曇瞿曇，識我也無？復云：勘破了也。此諸尊宿直向自性經中明了受持，無絲毫滲漏，罪福從何而有？此乃超過一切因果之談，是善能持經者。

須菩提！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。若復有人，於後末世，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．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！若善男子．善女人，於後末世，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即狂亂，狐疑不信。須菩提！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

通曰：真如雖徧一切處，要假修持而得，非是無修而自得也。修之云者，熏修此般若智，不住於相，即合無生之理，非是修住相功行所可得也。緣此般若無相，非思議所及，故持經功德，亦非思議所及。不但先世罪業，默為消除，雖先世供佛功德，亦難比量。何者？彼有為之業恒小，而無為之理恒大也。

刊定記曰：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多佛，一一供養承事，因地修行，經三無數劫。第一劫滿，遇寶髻如來；第二劫滿，遇然燈如來；第三劫滿，遇勝觀如來。今云然燈前者，即第二劫中也。那由他者，數當萬萬，而又有八百四千萬億之多。供佛功德最大，供養多佛，則功德最多，尚且經無數劫，方能成佛。若復有人，於後末世，正法將滅之時，能受持此經，廣為人說，所得功德，能證菩提。偈云：速獲智通性。以多福德莊嚴，速疾滿足故，視我供養諸佛功德，不啻百倍、千萬億倍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如微塵數、恒河沙數，皆數中之譬喻也。

然所以不能及者，有二義：一．彼得福德，此得菩提故。二．彼有我相，此無我相故。無相似性，故不相及。以上凡五度較量，尚未具說。若具說者，人心狐疑惑亂，聞此功德威力，於前福

聚，殊絕懸遠。修福之人，決不能信。當知是經義，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。持說是經者，所得果報，亦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成種種勢力，得大妙果報。

所謂攝受四天王、釋提桓因、梵天王等，成就勢力故，即是世妙事圓滿果報極尊貴。

又曰：如是等勝業，於法修行知。

謂於此法修行，應知獲斯業也。惟其無量無邊，故曰大，即是多性。惟其不可思議，故曰妙，即是勝性。皆非凡情所測。持經功德，其勝不可具說如此。

前五度較量，謂外財兩度，內財兩度，佛因一度。且第一以一三千界七寶布施，較量不及；第二以無量三千界寶施，較量不及；第三以一？河沙數身命布施，較量不及；第四以無量？河沙數身命布施，較量不及；第五以如來因地供養諸佛功德，較量不及。此五重較量，至於算數譬喻所不能及，其勢亦不能具說。所以者何？因不同故。此持經少分福，於最勝果，即成因性。總前布施福聚，亦不成因，不能得真實果故。況修世福者，沈酣世福中，無窮無盡，寧有轉頭時耶？宜乎信受此經者之難其人也。

僧問洛浦：供養百千諸佛，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。百千諸佛有何過？無心道人有何德？浦云：一片白雲橫谷口，幾多歸鳥盡迷巢。丹霞頌云：拾得疏慵非覺曉，寒山懶惰不知歸。聲前一句圓音美，物外三山片月輝。若果如寒山・拾得證於無心地位，則供養百千諸佛亦分外事耳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四

○十一、斷住修降伏是我疑

此疑從前文無我人等相而來，謂如所教住修降伏，遠離前十種疑執過患，豈是無我？若無我者，教誰住修降伏耶？此疑甚微細，要離我住・我修・我降伏心，方得修因清淨，故重申前請。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善男子・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須菩提：善男子・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：我應滅度一切眾生。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

傅大士頌曰：空生重請問，無心為自身。欲發菩提者，當了現前因。行悲疑似妄，用智最言真。度生權立我，證理即無人。

通曰：須菩提重立問端說者，謂前段說人無我，此段說法無我。古德相傳，不為無見。但人無我云者，謂斷見惑。法無我云者，謂斷思惑。須菩提示阿羅漢果，已證人法雙空，何須更問。第所問菩薩位中，自初地至七地，有俱生我執。自八地至十地，有俱生法執。俱生我執者，雖已斷前七識，尚執藏識為我。至八地捨藏，尚執能捨之者，是為法執。其間執情，最為微細，非金剛慧，莫能破之。故自初地至等覺，立為金剛十種深喻，皆所以蕩除此執也。須菩提前所問者，降伏俱生我執之意居多。後所問者，降伏俱生法執之意居多。二執雖略有淺深，至金剛道後異熟空，則降伏殆盡，而證於常住真心矣。

須菩提問：如來所說安住降伏之法，至不可思議境界，必無我相可得。又說果報亦不可思議，然則受果報者誰乎？若果無我以受果報，則修因之時，誰為安住？誰為降伏？隱然有一法我在也。

佛說：若是菩薩發無上菩提心者，何嘗有我？當生如是無我之心，謂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令入無餘涅槃。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不見有一眾生實滅度者，內不起於能度之心，外不見於可度之眾。念既不生，即是無我，無我斯名菩薩也。以何義故，普度眾生，而不起眾生之念耶？若菩薩有我度眾生之念，即是我相；有眾生為我所度之念，即是人相；人我未忘，即是眾生相；有涅槃可入，即是壽者相。有此四相，是顛倒行，非清淨因，不得名為發心菩薩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於內心修行，存我為菩薩，此即障於心，違於不住道。

惟其與無住相違，故遠於無上菩提也。夫滅度眾生者，是廣大心；令入涅槃者，是第一心；不見滅度者，是常心；遠離四相者，是正智心。生如是四種利益眾生之心，方可謂與無上菩提相應。設有一法能發是心者，則謂之有我可也。以今觀之，前無所化之境，次無能化之心，心境俱忘，能所俱寂，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。以第一義中，即最初一念發菩提心者，尚自無有，而又誰為之我耶？

唯無有一法能發菩提心，故菩提不可得；菩提不可得，故眾生不可得；眾生不可得，故四相不可得。實際理地，一法不存，此其所以為金剛般若甚深義也。

黃檗云：為汝起心作佛見，便謂有佛可成；作眾生見，便謂有眾生可度。起心動念，總是汝見處。若無一切見，佛有何處所？如文殊纔起佛見，便貶向二鐵圍山。僧云：今正悟時，佛在何處？檗云：問從何來？覺從何起？語默動靜，一切聲色，盡是佛事，何處覓佛？虛空世界皎皎地，無絲毫許與汝作見解。所以一切聲色，是佛之慧目 。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為物之故，有其多智。終日說，何曾說？終日聞，何曾聞？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，未曾說著一字。僧云：若如此，何處是菩提？檗云：菩提無是處。佛亦不得菩提，眾生亦不失菩提。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求。一切眾生即菩提相。僧云：如何發菩提心？檗云：菩提無所得。你今但發無所得心，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。菩提無住處，是故無有得者。故云：我於然燈佛所，無有少法可得，佛即與我授記。明知一切眾生，不應更得菩提。你今問發菩提心，謂將一箇心學取佛去，唯擬作佛道。任汝三祇劫修，亦祇得箇報化佛。與你本源真性佛，有何交涉？故云：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。妙哉論也！足為此段疏義。

○十二、斷佛因是有菩薩疑

此疑從上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而來。

功德施論曰：若無菩薩發趣大乘，則無有因證於佛果成滿四種利益之事。云何世尊然燈佛所而得授記：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，能成四種利益眾生事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不也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！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：汝於來世，當得作

佛，號釋迦牟尼。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

通曰：須菩提之為有我疑者，至微矣。始而疑安住降伏者存我，是以降伏之智為我也。既聞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，智實不生，安得有我？已又疑若不發心，即無菩薩，誰作佛因？不知佛於然燈佛所，實無有法發菩提心，又何疑於菩薩乎？是無一法可得者，正作佛之因也。已又疑無法可得，無佛可成，將不墮於空見乎？不知諸法如義，不有不無，正是中道第一義。惟其不有不無，故一切法即佛法，非大身名大身，何至絕無佛法也？佛既如是，菩薩亦如是。若有一法可得，即著四相，即非莊嚴。惟其即佛法非佛法，即莊嚴非莊嚴，即通達無我之義，方得名為菩薩，方得成作佛之因也。此四段疑，本屬一氣，故總括於此。

刊定記曰：汝意之中，頗謂我於然燈佛所得菩提否？我昔買華供佛，布髮掩泥，蒙佛授記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汝以為是行菩薩行耶？於無上菩提有所得耶？須菩提答云：不也。我意不謂如來得菩提也。我已解佛所說之義。夫菩提之法，寂滅無生，離諸分別。佛於然燈佛所，見身清淨，見佛清淨，無能得之心，亦無所得之法，是授記聲不至於耳，實無有法得無上菩提。佛即印定之曰：如是，如是。如來實無有法得無上菩提。若存能所，心境不亡，則是有法。由有法故，不順菩提，佛即不與授記。唯離能所，心境兩忘，則無有法。由無法故，則順菩提，故佛與之授記。我於彼時所修諸行，實無有一法得菩提者。以行而言，行行無得；以念而言，念念無得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以後時授記，然燈行非上。

謂然燈授記釋迦後當作佛，非有勝上因行可於彼處證得菩提，惟無所得故蒙授記，而又何疑於菩薩發無上菩提心者實無有法乎？

玄沙問鏡清：古人道：不見一法是大過患。你且道不見甚麼法？清指露柱云：莫是這箇法麼？沙云：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，佛法未夢見在。天童拈云：鏡清當時恁麼答，玄沙末後恁麼道，還相契也無？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，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。

○十三、斷無因則無佛法疑

此疑從上釋迦於然燈行因實無有得而來，若無行因則不得阿耨菩提，若無菩提即無諸佛如來，寧不一切皆無耶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若有人言：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

提，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・無實無虛，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須菩提，譬如人身長大。須菩提言：世尊，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即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

通曰：上言以無所得故，得授尊記。所云無所得者，豈同龜毛兔角，一無所有哉？真如性體，周徧法界，如如不動，即是諸經所言法法皆如之義。真如者，無實無虛。若有可得者，得即言實，失即言虛。唯無所得，此二俱遣，正顯中道第一義諦也。

何以謂之無實？即一切法非一切法，即大身非大身，即是無實也。何以謂之無虛？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，非大身是名大身，即是無虛也。無實無虛，遠離空有二邊，固知所云無得者，殆超出有無之表，不可以有無論也。

功德施論曰：佛者覺也，菩提者亦覺也，覺不應更得覺故。如來無一法可得，雖無一法可得，未嘗無如來，以真如是佛故。真如者即諸法如義，如來即是實性。真如異名，本自不生、本自不滅，以無顛倒故名實性，以無改變故名真如。若有人言：既有如來、既有菩提，以得菩提方名如來。若如來於然燈佛所，不見有法能得菩提昇於覺座，無有是處。是人以彼實有菩薩行者，非實語也；以彼於菩提有所得者，亦非實語也。法即菩提之法，佛即菩提，豈有得耶？偈曰菩提彼行等故。若是菩薩行，行之時實無可行。

諸佛亦爾，無法可證正等菩提。然則如來終不得菩提耶？然如來所得無上菩提，得即無得，於是中無實無虛故。是故如來所得菩提非實，有為相故。有為相者，謂由因造，如五陰等。彼菩提法無色等相，故曰無實。彼即於色等非相，色等相無是其自相，彼即菩提相。故偈言：彼即非相相，以不虛妄說。故曰無虛。非謂證於無所得法，而不該於一切也。是故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一切凡聖等法，非以自體為體，並以真如為體。真如但是佛所覺悟，故一切法名為佛法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是法諸佛法，一切自體相。

然所言一切色聲等法者，未曾一法有可得性，惟無性即不能持其自體相，即非一切法也。若一切色聲等法皆不是法，云何名一切法耶？於無性中假言說故。由不是法，即非是有為相故。此成其法是一切即真如之一切，是諸法即真如法自性也。

以無彼法相，常不住持彼法相，畢竟能持非有之相，真如法身之體固自如是。譬如人身長大，如前文身如須彌山王，不自分別而成大體，依彼法身說此大身喻也。何以謂之大身耶？謂煩惱障、所知障二障無故，名圓具身，即是具足法身也。此有二種義：一

者徧一切境，謂真如之性隨於所在而不異故，一切眾生咸共有故；二者功德大，謂修行功德不可思議，與大體相應，以是之故，說名大身也。須菩提深契此意，故謂如來所說人身長大，非徒為有身說也。以色身依實義說，真如性中無有有為諸相，不見其生，安有於大？即為非大身也。以有真如體故，即是無生之性，謂之非身，即此非身名為妙大之身，非色身之謂也。

彌勒菩薩偈云：依彼法身佛，故說大身喻。身離一切障，及徧一切境。功德及大體，故即說大身。非身即是身，是故說非身。能知非身之為大身，足信無得之為真得也已，又何疑於無佛法哉？

僧問雲門：如何是一代時教？雲門云：對一說。此即一切法之謂也。雪竇頌云：對一說，大孤絕，無孔鐵鎚重下楔。閻浮樹下笑呵呵，昨夜驪龍拗角折。別別，韶陽老人得一橛。僧問雲門：不是目 前機，亦非目 前事，如何？門云：倒一說。此即非一切法之謂也。雪竇頌云：倒一說，分一節，同死同生為君訣。八萬四千非鳳毛，三十三人入虎穴。別別，擾擾忽忽水裏月。又僧問雲門：如何是清淨法身？門云：華藥欄。此即人身長大之謂也。僧云：便恁麼去時如何？門云：金毛獅子。此即為非大身之謂也。雪竇頌云：華藥欄，莫顢頇，星在秤兮不在盤。便恁麼，大無端，金毛獅子大家看。此諸法如義，甚深甚密，須從雲門葛藤穿過，方許少分相應。

○十四、斷無人度生嚴土疑

此疑同十二疑，皆從第十一疑中實無有法發心者而來。若無有法發菩提心者，即無菩薩，教誰度生？教誰嚴土哉？前疑無佛，此疑無菩薩，故曰菩薩亦如是。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：我當滅度無量眾生。則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。是故佛說：一切法無我．無人．無眾生．無壽者。須菩提！若菩薩作是言：我當莊嚴佛土。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須菩提！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(魏、陳、唐三譯重菩薩二字)。

傅大士頌曰：人與法相待，二相本來如。法空人是妄，人空法亦祛。人法兩俱實，授記可非虛。一切皆如幻，誰言得有無。

通曰：前說菩薩發菩提心，尚有菩提可得，至此則實無有法發心者。發心且無，而況於菩提乎？前說菩薩不見有眾生可度，尚有菩薩可得，至此則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。菩薩且無，而況於眾生

乎？故知前所斷者俱生我執，此所斷者俱生法執，蓋微乎其微矣。傅大士云：人法兩俱實，授記可非虛。唯人法俱虛，故授記非實也。通前三疑，一口道盡。

功德施論曰：上所說因清淨相義未圓滿，為滿足故再申前意。故謂如來於然燈佛所，無少法可得修因清淨。不但如來為然，諸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：我當滅度無量眾生。則見我為能度、眾生為所度。心境未忘即是顛倒，不得名為菩薩也。

何故一作是念，便不名菩薩耶？真如性中，毫末不存，實無少法可得名為菩薩；若舉心動念，即乖法體。是故佛說：一切法即是佛法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；第一義中，無菩薩、無凡夫。真界平等，不宜自生分別。故違之，則見有四相即是眾生；順之，則不見四相即是菩薩，畢竟無一法可得也。

若菩薩作是言：所修六度萬行為欲莊嚴佛土，不有淨因安得淨果？是於色等聚所成佛土染著因故，亦不名為菩薩也。何故莊嚴亦不名為菩薩耶？如來所說莊嚴佛土者，第一義中不見有能嚴所嚴，實義無生故即非莊嚴也。本既無生，何為復有是名？但依俗諦言說。故以是非莊嚴者，嚴與不嚴等無有二，是名真莊嚴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不達真法界，起度眾生意，及清淨國土，生心即是倒。

夫上嚴佛土是為大智，下度眾生是為大悲，此皆菩薩分內事，一作於念便非菩薩。然則起何等心方名為菩薩耶？若有眾生及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無我法有二種：一是眾生所有法，一是菩薩所有法。若能自智信者，若世間智、若出世間智，信解一切法無性。一切法無性，不但離於人我，抑且離於法我，終日莊嚴而未嘗莊嚴，終日度生而未嘗度生，是真無相、是真無住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重說菩薩，一是攝世諦菩薩，一是出世諦菩薩，真可授記作佛者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生眾及菩薩，知諸法無我，非聖自智信，及聖以有智。

雖非菩薩，而自智能信，即是菩薩，以有智慧故也。

黃檗云：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，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一念離真，皆為妄想。不可以心更求於心，不可以佛更求於佛，不可以法更求於法。故學道人直下無心，默契而已。擬心即差，以心傳心，此為正見。慎勿向外逐境，認境為心。為有貪瞋癡，即立戒定慧。本無煩惱，焉用菩提？

故祖師云：佛說一切法，為除一切心。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本源清淨，佛上更不著一物。譬如虛空，雖無量珍寶莊嚴，

終不能住。佛性同虛空，雖無量功德智慧莊嚴，終不能住。但迷本性，轉不見耳。所謂心地法門，萬物皆依此心建立，遇境即有，無境即無，不可於淨土上轉作境解。所言定慧鑑用，歷歷寂寂惺惺，見聞覺知，並是境上作解，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。若欲親證，皆不可作。如此見解，盡是境法有沒處，沒於有地。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，即見法也。黃檗直從貼體法見上刮併殆盡，真所謂通達無我法者。

○十五、斷諸佛不見諸法疑

此疑從上菩薩不見眾生可度、佛土可淨而來。若菩薩不見彼是眾生，不見我為菩薩，斯則不見自他等相矣。若如是諸佛不見諸法，都無智眼，為有境可得耶？無境可得耶？此中說無境界。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天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法眼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

傅大士頌曰：天眼通非閡，肉眼閡非通。法眼唯觀俗，慧眼直緣空。佛眼如千日，照異體還同。圓明法界內，無處不含容。

日月殊光如來。解曰：言肉眼者，照見胎卵濕化，色身起滅因緣也。言天眼者，照見諸天宮殿，雲雨明暗，五星二曜旋伏因緣也。言慧眼者，照見眾生慧性淺深，上品下生，輪迴託蔭因緣也。言法眼者，照見法身徧充三界，無形無相，盡虛空，徧法界因緣也。言佛眼者，照見佛身世界無比，放光普照，破諸黑暗，無障無礙，圓滿十方，尋光見體，知有涅槃國土也。此五眼如來，其中若有上根上智之人，能識此五種因緣，即名為大乘菩薩也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，如是寧為多不？甚多，世尊！佛告須菩提：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

傅大士頌曰：依他一念起，俱為妄所行，便分六十二，九百亂縱橫。過去滅無滅，當來生不生，常能作此觀，真妄坦然平。

通曰：前云以佛智慧悉知是人、悉見是人，所重在佛眼也。佛眼者，四皆殊勝，佛眼之外無別四眼，如來知見無二，故前說五眼，後說若干種心如來悉知。以眾生心皆真心所現少分之法，如來證真實心，豈有諸妄而不覩耶？故能通達無我法者，正與如來真心相應，所以能悉知悉見也。

刊定記曰：諸佛菩薩遠離能所分別，不見一法可得，豈都無所見耶？然真實智眼照了前境，略有五種：一者肉團中有淨色根見障內色，名為肉眼。佛具諸根，故有肉眼。二者於肉眼邊引淨天眼見障外色，名為天眼。三者以根本智洞析真理，名為慧眼。四者以後得智說法度人，名為法眼。前四在佛迴異二乘・菩薩所得，總名佛眼。如來具足五眼，無所不矚。此約能見五眼以名見淨，下約所知諸心以明智淨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雖不見諸法，非無了境眼，諸佛五種實，以見彼顛倒。欲明如來之智微妙能知故，約所知之境廣多以顯。於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數，佛說是沙不？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此約一箇恒河以數沙也。於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此約一河中沙以數河也。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，如是寧為多不？是約諸恒河中沙以數界也。佛告須菩提：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，約爾所界中眾生心量若是其多也。若干種心不出於染淨二種，而如來悉能知之者，則何以故？彼等諸心取著妄境，皆是六識顛倒，為心流轉種種差別，何故如來說名非心？由無持故心即流散，以彼住於虛妄不住於真實，非心所住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種種顛倒識，以離於實念，不住彼實智，是故說顛倒。

若如是不住者，遠離彼四念處，既無執持，隨緣常轉，即是相續顛倒，名虛妄性。所以說諸心為顛倒識者，何謂也？以於過現未來求不得故，過去心已滅故，未來心未生故，即過去未來以驗現在。其現在虛妄分別，即是徧計所執，自性非有故。此流轉之心，皆是妄識所緣，無有三世性故。故如來悉知悉見，說名非心。所貴佛眼者，不取其能知眾生之妄心，取其知妄心皆不可得也。妄心既不可得，即是真心。真心不滅，是名為心。此之謂正知正見，豈彼肉眼比智可及乎？

昔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，云：得他心通。肅宗命忠國師試驗，三藏纔見師，便禮拜，立於右邊。師問曰：汝得他心通耶？對曰：不敢。師曰：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？曰：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去西川看競渡？良久，再問：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？曰：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？師良久，復問：汝

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？藏罔測。師叱云：這野狐精！他心通在甚麼處？藏無對。後僧問仰山曰：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？仰曰：前兩度是涉境心，後入自受用三昧，所以不見。又有僧問玄沙，沙曰：汝道前兩度還見麼？玄覺云：前兩度見，後來為甚麼不見？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又僧問趙州：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，未審國師在甚麼處？州云：在三藏鼻孔上。後僧問玄沙：既在鼻孔上，為甚麼不見？沙云：只為太近天童。拈云：三藏不見國師則且置，你道國師自知下落處麼？若謂自知，則百鳥銜華，諸天供養，未有休日。且道正當恁麼時，落在什麼處？

昔德山至澧陽，路上見一婆子賣餅，因息肩買餅點心。婆指擔曰：這箇是甚麼文字？山曰：青龍疏鈔。婆曰：講何經？山曰：金剛經。婆曰：我有一問，你若答得，施與點心；若答不得，且別處去。金剛經道：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未審上座點那箇心？山無語，遂往龍潭發明己事，將疏鈔堆法堂前，舉火炬曰：窮諸玄辨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遂焚之。故了知不可得心，若忠國師．德山者，可謂具佛眼矣。

○十六、斷福德例心顛倒疑

此疑從上心住顛倒而來。如來悉知眾生若干種心，又悉知成就無量福德。心既流轉是虛妄性，所有福聚亦並成虛。此既是妄，即同顛倒，何名善法？然則修行諸善法，不落於空乎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？如是，世尊！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。須菩提！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；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

自在力王如來。解曰：此雖如是布施，只是有礙之寶，不是無為清淨功德，是故如來不說多也。若有菩薩以盧舍那身中七覺菩提持齋禮讚，從其心燈化生功德，不生不滅，堅如金剛，乘香華雲入無邊界，起光明臺供養十方一切諸佛，此是無為功德見性之施，化為菩薩。頌曰：廣將七寶持為施，如來不說福田多。若用心燈充供養，威光徧照滿娑婆。

通曰：前須菩提說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以福德性不墮諸數，故非多寡可論。說福德多者，但指世福言也。須菩提以真諦較俗諦，故以世福之多，不如其無。世尊則以真諦

即俗諦，惟以福德之無，故言其多。且福德有性，即是福德有實。今并其性而無之，不住於真，不住於俗，正以顯中道諦也。

刊定記曰：流轉之心，可是於妄。所言福聚，體不是虛。如以布施為因，以七寶為緣，施徧於大千世界，則福亦徧於大千世界，豈不甚多？然無正覺智慧所持，成有漏因，得福雖多，有福德實性可得，如來不謂之多也。以住相布施，是其顛倒故。若不住相而行布施，由是正覺智慧所持，成無漏因，雖無福德可得，以無福德實性故，其多不可量也。是故如來說得福德多，以第一義中本無取蘊，故無有實。以依俗諦，但有言說，故言其多。是即智之所持，非顛倒也。前眾生心住於相，是名顛倒，以其違於本來空寂之體故。此布施不住於相，非是顛倒，以其順於本來空寂之體故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佛智慧根本，非顛倒功德，以是福德相，故重說譬喻。

如是五眼所見，都無所得，是佛境界。以是應知，離相淨因，無境可得。故通達無我法者，無知而無乎不知，無見而無乎不見也。

德山上堂：若也於己無事，則勿妄求。妄求而得，亦非得也。汝但於事無心，無心於事，則虛而靈，空而妙。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，皆為自欺。何故？毫釐繫念，三塗業因。瞥爾情生，萬劫羈鎖。聖名凡號，盡是虛聲。殊相劣形，皆為幻色。汝欲求之，得無累乎？及其厭之，又成大患，終而無益。德山故熟於金剛之旨，不覺縷縷而出。如上名言，一一得無惑去，方可名般若智也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五

○十七、斷無為何有相好疑

此疑從前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而來。如義者，如如不動義也，即是無為法。既言無為法身是佛，何以成就相好亦名為佛？此約法身疑色身也。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

傅大士頌曰：八十隨形好，相分三十二。應物萬般形，理中非一異。人・法兩俱遣，色・心齊一棄。所以證菩提，實由諸相離。

通曰：傅大士本彌勒化身，應此方機，頌出金剛般若甚深義，實此經之鑰鑰也。諸相非相之旨，言之不啻再三，豈至重出而無意味。緣須菩提已得人空，故知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明得法身邊事。至此又空其法，故知非相是名為相，明得法身向上事。所謂人法兩俱遣也。明得非相，已棄色矣。明得非非相，又棄心矣。所謂色心齊一棄也。人法俱空，色心齊棄，所以證於菩提。非空非色，非一非異，說法身非是色身，而色身未嘗不是法身。法身固不可以相見，而亦不可以離相見。相而無相，無相而相，其斯為至妙至妙者乎。

功德施論曰：法身畢竟非色身，如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皆色身也。法身畢竟非法相，如具足八萬四千相好，具足十身靈相，皆法相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法身畢竟體，非彼相好身，以非相成就，非彼法身故。

所以經云：不應以具足色身見，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也。然此相好二種，亦非不佛，此二不離法身故。如金畢竟非師子，亦非無金，以師子不離於金故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不離於法身，彼二非不佛，故重說成就，亦無二及有。

所以經云：是名具足色身，是名諸相具足也。依第一義，不應以色相見於法身，故說非身。依世俗言說，即於色相而見法身，故說具足。亦得言無，亦得言有，故曰亦無二及有也。無而不無，是謂真無。有而不有，是謂妙有。非具甚深般若智，固難了此。

黃檗云：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，祇是一心，實無異相，亦無光彩，亦無勝負。無勝故無佛相，無負故無眾生相。僧云：心既無相，豈得全無三十二相．八十種好化度眾生耶？檗云：三十二相屬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八十種好屬色，若以色見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黃檗此語單明非句，令人直下見性。

僧問洞山：如何是佛？山云：麻三斤。雪竇頌云：金烏急，玉兔速，善應何曾有輕觸？展事投機見洞山，跛鱉盲龜入空谷。華簇簇，錦簇簇，南地竹兮北地木。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：合笑不合哭。咦！僧問智門：洞山道：麻三斤。意旨如何？智門云：華簇簇，錦簇簇。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智門云：南地竹兮北地木。僧回，舉似洞山，山云：我不為汝說，我為大眾說。遂上堂云：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

又陸亘大夫久參南泉，泉遷化，亘入寺下祭，却呵呵大笑。院主云：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，何不哭？大夫云：道得即哭。院主無語，亘大哭云：蒼天！蒼天！先師去世遠矣。後來長慶聞云：大夫合笑不令哭。雪竇牽合成此一頌，後下一咦字，却與洞山相見。於此明得，方知所謂麻三斤云者，是相是非相，是可見佛是不可見佛，當別具一隻眼。

○十八、斷無身何以說法疑

此疑從上身相不可得見而來，若第一義佛境界不可以身相得見，如來亦必離身相而說法也。聲不自聲，依色而發，既無所依之色，何以有能依之聲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：我當有所說法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：如來有所說法。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！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(下段魏譯)。

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，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佛言：須菩提！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(唐長慶二年，釋靈幽暴亡，見閻羅天子，問幽：習何行業？幽對曰：常持金剛般若經。天子合掌賜坐，命幽朗誦一徧。天子曰：念此經中，而少一章，如貫華之線，中有不續。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，可往查對，徧告人間。幽既還魂，奏聞其事，增入此段。)

通曰：如來不可以身相見，亦不可以離身相見，非身而身，是為妙身。如佛法亦然，佛法不可以言說顯，亦不可以離言說顯，無說而說，是為妙說。前謂無有定法，如來可說，法無定法，猶帶

法在，說無定說，猶帶說在，不能無說，焉可無身？既已無身，將誰說法？至此一法也，無本無可說，身即無身之身，說即無說之說，非上聖之資，固難信也。

刊定記曰：汝勿謂如來有所說法，法身無為，實無能說之者，猶如空谷響。答：實無作響之者。凡有所說法，必先作是念：佛雖說法，而無說法之心，猶如谷雖應聲，而無應聲之念。能說、所說二種差別，皆無所有。汝莫作是念，謂如來有所說法也。以何義故，莫作是念耶？如來本際不離於法界，法界平等，語即默，默即語，說無自相，即本無說。若謂如來有所說法者，即謗佛也，不能解我無說之說故。夫說法者，當如法說，名真說法。法本離一切名相分別，不見少有真實體性而可說者。說既無體，將何為說？若稱此說是如法說，故名說法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如佛法亦然，所說二差別，不離於法界，說法無自相。

法身既不離法界，所說之法亦復不離法身，故成非有。夫說法如是，何嘗有所說哉？須菩提解空第一，以慧為命，聞說是法，信心不逆，未足為難。故問：未來眾生正法日遠，頗有聞是言說而生信心者乎？世尊！則以眾生非一定是眾生也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安知其無能信者？故謂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言彼能信者，原有聖體，非是眾生；然未離凡品，非不是眾生也。以何義故，說非眾生，又名眾生耶？眾生眾生云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以第一義中即五蘊、異五蘊，推求其體，悉不可得，故說非眾生也。云何非不眾生？以俗諦言說，依於五蘊業果相應施設，故說是名眾生也。是則名眾生，實不眾生。眾生具有聖性，能為信之根本，何患其不能信此甚深法界耶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所說說者深，非無能信者，非眾生眾生，非聖非不聖。

謂非眾生之眾生，不可謂聖，未嘗不可為聖也。能如是觀於眾生，即眾生，離眾生，又何疑於無說之說哉？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，諸天雨華讚歎。者曰：空中雨華讚歎，復是何人？云何讚歎？天曰：我是梵天，敬重尊者善說般若。者曰：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，汝云何讚歎？天曰：如是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，無說無聞，是真說般若。

又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文殊師利曰：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，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維摩默然。天童頌云：曼殊問疾老毗耶，不二門開看作家。泯表粹中誰賞鑑，忘前失後莫咨嗟。區區投璞

兮楚庭臏士，璨璨報珠兮隋城斷蛇。休點破，絕玼瑕，俗氣渾無却較些。然則無說之說，諸佛菩薩皆然，又何疑於世尊。

○十九、斷無法如何修證疑

此疑從前十二．十三疑中，無法得阿耨菩提而來。

功德施論曰：若第一義佛境界色身．言說身皆不可得，曾無有法是所覺知者，云何離於正知次第而名無上正等覺耶？既無法體，其誰修證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，如是！須菩提！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次，須菩提！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．無人．無眾生．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

唐譯云：復次，善現！是法平等，於其中間無不平等，故名無上正等菩提。以無我性、無有情性、無命者性、無士夫性、無補特伽羅等性平等，故名無上正等菩提。一切善法無不現證，一切善法無不妙覺。善現！善法、善法者，如來一切說為非法，是故如來說名善法、善法。

傅大士頌曰：水陸同真際，飛行體一如。法中何彼此，理上豈親疏。自他分別遣，高下識情除。了斯平等性，咸共入無餘。

通曰：前十二．十三疑中，如來說實無有法得無上菩提，須菩提豈不信其無？第恐未來眾生以非身非說一切皆無，遂謂法身亦無，故問佛得無上菩提為無得耶？其所云無得者良是，非謂其無得而遂無無上菩提也，故曰是名無上正等菩提。有少法在，即有高下，惟一法也。無故一切平等，以平等故聖凡一體。以此自證，即無身相可得；以此度生，即無言說相可得。令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，實無一眾生得滅度者，蓋以此也。

秦譯云：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前云無有少法，此云修一切善法。前云無得，此云則得覺。語意相戾。唐譯云：以平等故，名無上正等菩提。一切善法，無不現證。一切善法，無不妙覺。此於菩提，但言名而不言得。一切善法，但言證而不言修。似於向上一路，更為精切。

刊定記曰：前文中皆言無法得菩提，若如來不得一法，云何轉捨二障、轉得二果？既若轉得菩提，豈是不得一法？佛答有三：一答無法可得為正覺，二答平等為正覺，三答正助修善為正覺。初答如文可見。無有少法可得者，即菩提處也。無有少法可證菩

提，即無有少法能過之者，故名無上。此以無法為正覺也。復次須菩提下四句，以平等為正覺也。如來清淨法身平等無差別故，其法無不齊等、無有少增，故名無上。在聖不增故無高，居凡不減故無下，一切平等本來不失，更何有得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彼處無少法，知菩提無上，法界不增減，淨平等自相。

然雖無法，然雖平等，非謂不修得成正覺。又復其法是無我等相，遠離諸相即是平等。又彼法無我，自體真實，竟無一法可得，故名無上。又復於諸方便亦是無上，所有善法皆圓滿故，名為無上。云何善法有體可得，而能證無所得理？法不相似，豈得成因？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為非法。由有漏性不能持故，說名非善。由無漏性決定能持是善性故，彼漏非是淨法。此離於漏法，即是清淨法，故曰彼法。若有漏法故，名非善法。以無有漏法故，是故名為善法。以決定無漏善法故，猶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有無上方便，及離於漏法，是故非淨法，即是清淨法。

故修證平等性者，雖非淨法，然修而無修，證而無證，即無有少法可得，故謂之曰清淨也。

溈山一日指田問仰山曰：這丘田那頭高，這頭低？仰曰：却是這頭高，那頭低。溈曰：你若不信，向中間立，看兩頭。仰曰：不必立中間，亦莫住兩頭。溈曰：若如是，著水看，水能平物。仰曰：水亦無定，但高處高平，低處低平。溈便休。甚矣！證平等之難也。住兩頭則不平，立中間則不平，以水能平物則不平，乃至無有少法則平，高也平，低也平。惟如是見得，足知自他同一涅槃性海也。

○二十、斷所說無記非因疑

此疑從上修善法而來，如云修一切善法則得菩提者，是善法攝，非無記攝也。若前所云持說四句偈等，但以名、句、文三者無記性攝，無記性法中無因果故，豈有能得菩提之理耶？為遣此礙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。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・讀誦・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傅大士頌曰：施寶如沙數，唯成有漏因。不如無我觀，了妄乃名真。欲證無生忍，要假離貪瞋。人法知無我，逍遙出六塵。
通曰：較量寶施，何啻再三。而此又舉之，以破無記非因之疑。謂修一切善法，不著於相，是為菩提因，固矣。然佛所說法，皆自無漏善性中流出，離言說相。而持說者，實能示菩提之因。此可見般若之妙，不但一切善法，以離相故，而證菩提。雖文字無記性法，亦以無相故，而證菩提也。此豈寶施如沙，成有漏因者可及哉。故佛舉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世界中，有一須彌山王，高廣無量，而七寶聚積，與之齊等。有人持此布施，福德可謂多矣。若人以此無相無住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以之受持，自利也。以之演說，利他也。此於經中，於詮真理，因之悟解起行，能趣菩提。由非離此能得菩提，故知藉斯菩提方契。故此宣說法寶，量等虛空，不可思議。於前無數寶施，福德不啻千百萬億倍。算數譬喻，皆不能及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雖言無記法，而說示彼因，是故一法寶，勝無量珍寶。數力無似勝，無似因亦然，一切世間法，不可得為喻。謂是算勢類因四種差別，無有其喻能比況者。一者數勝，乃至算數所不能及。二者勢勝，如強弱力不相並。三者類勝，如貴賤人不相似。四者因勝，言彼不可與此為因。持說之功德若是，可不益勤精進勇猛心哉。
昔香至王施無價寶珠於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。祖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：此珠圓明，有能及否？第一王子・第二王子皆曰：此珠七寶中尊，固無踰也。非尊者道力，執能受之。第三王子曰：此是世寶，未足為上。於諸寶中，法寶為上。此是世光，未足為上。於諸光中，智光為上。此是世明，未足為上。於諸明中，心明為上。此珠光明，不能自照。要假智光，光辨於此。既辨此已，即知是珠。既知是珠，即明其寶。若明其寶，寶不自寶。若辨其珠，珠不自珠。珠不自珠者，要假智珠以辨世珠。寶不自寶者，要假智寶以明法寶。然則師有其道，其寶即現。眾生有道，心寶亦然。祖歎其辨慧，乃復問曰：於諸物中，何物無相？曰：於諸物中，不起無相。又問：於諸物中，何物最大？曰：於諸物中，法性最大。祖知是法嗣，以如來正法眼付之。後六祖亦曰：乘船永世求珠，不知身是七寶。是二祖師深明法寶，非世寶可及。

○二十一、斷平等云何度生疑

此疑從第十九疑中是法平等而來。

功德施論曰：是法平等無有高下，即無眾生可度。若如來說非眾生者，云何不與餘教相違？如有經言：無量眾生以得我為善知識故，生等諸苦並皆解脫。既度眾生即有高下，何為平等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：我當度眾生。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。若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則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須菩提！如來說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！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

通曰：此疑雖以平等而疑度生，實以度生而顯平等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眾生，以名共彼陰，不離於法界。

夫一真法界之中，五蘊皆空，聖名凡號，一無所有。眾生待蘊而成，既無五蘊，即無眾生。眾生名且無，何從而度之？故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是真證平等法界性也。

刊定記曰：於意云何五句，遮其錯解也。何以故二句，示其正見也。徵意云：以何義故，令不作是念？釋意云：以實無眾生為如來所度故。一真法界，原自平等。佛是極證之人，已全是法界。眾生雖未得證，然緣生無體，亦同法界，豈可將法界度於法界？故無眾生，如來度也。若實有眾生異於如來為所度者，此則不如法界，不了緣生，便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相。爾燄未忘，名為我取如來無是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取我度為過，以取彼法是，取度眾生故，不取彼應知。

彼即指上四相也。如來何以無我取耶？如來所說有我者，無體性義，即為非我。本自無我，又安所取？故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相，無體可得故。若如來取有眾生為我度者，此即是取相之過。以著彼五陰法是眾生故，即與我執過同。欲令眾生得解脫者，有如是相，故不應取。既無我執，何用更言不取耶？以諸凡夫顛倒妄取，執為有我，不能解脫，故說妄取有我。是凡夫之人未為聖者，不能生聖法，故名凡夫也。彼凡夫各封於我，差別而生，名凡夫生。然第一義中更無凡夫可得，但以世俗言說，名凡夫生耳。以上展轉拂迹，謂如來本來無我，但凡夫執之為我，故說無我法以度凡夫。究竟凡夫亦本無我，不但無我，且無凡夫。如夢人見虎，虎與夢人皆不可得，何處更有眾生可度耶？

前後四處，皆說度而無度。最初令離我度生，十一疑能度者是我，十四疑無我而誰度，此疑真界平等，不合度生。至是發明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極詳且著矣。

溈山餧鵸生飯，回頭見仰。山曰：今日為伊上堂一上。仰曰：某甲隨例得聞。溈曰：聞底事作麼生？仰曰：鵸作鵸鳴，鵲作鵲噪。溈曰：爭奈聲色何？仰曰：和尚適來道甚麼？溈曰：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。仰曰：為甚麼喚作聲色？溈曰：雖然如此，驗過也無妨。仰曰：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？溈竪起拳。仰曰：終是指東畫西。溈曰：子適來問甚麼？仰曰：問和尚大事因緣。溈曰：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？仰曰：為著聲色故，某甲所以問過。溈曰：並未曉了此事。仰曰：如何得曉了此事？溈曰：寂子聲色，老僧東西。仰曰：一月千江，體不分水。溈曰：應須與麼始得。仰曰：如金與金，終無異色，豈有異名？溈曰：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？仰曰：瓶盤釵釧券盂盆。溈曰：寂子說禪，如師子吼，驚散狐狼野干之屬。於此明得無異名底道理，方知以名共彼陰，不離於法界，是最上第一義。

○二十二、斷以相比知真佛疑

此疑從第十七疑中，如來不應以色身諸相見而來。前文云：即非具足色身。又云：是名具足色身。既云即非諸相具足，又云是名諸相具足。彼中意者，法身畢竟非相好，相好亦非不，佛由無相故，現相不離法身。所以疑云：既無相故，方能現相。則但見於相，便知無相也。法身既不離於色相，則知法身為福相成就，似可比類而知。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？須菩提言：如是，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佛言：須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則是如來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
唐譯云：佛告善現：於汝意云何？可以諸相具足觀如來不？善現答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。佛言：善現！善哉，善哉！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說，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。善現！若以諸相具足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應是如來，是故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，如是應以諸相非相觀於如來。爾時，世尊而說偈曰：
諸以色觀我，以音聲尋我，彼生履邪斷，不能當見我。應觀佛法性，即導師法身，法性非所識，故彼不能了。

傅大士頌曰：涅槃含四德，唯我契真常。齊名八自在，獨我最靈長。非色非聲相，心識豈能量。看時不可見，悟理即形彰。

通曰：上言平等法界，無佛無眾生之謂也。如來說凡夫，即非凡夫，已無眾生相可得。雖無眾生，豈無如來乎？然諸相即如來所現，所謂無相而相也。諸相即不離法身，所謂相而無相也。既可以無相顯相，亦可以相顯無相。比類而觀，似可以相知。佛不知諸相無性，非真實法體，故不可有比觀。而真實法性，不但離於聲色，亦且遠於知見，將何從而觀之？故知所謂我者，即涅槃四德之我，本非所識。識且不能，安見其有？此併其度眾生之我而無之也。秦譯偈四句，但離聲色之我耳。唐譯後四句，乃離知見之法身也。合而觀之，其義始足。又須菩提言：如是！如是！以三十二相觀如來，與前所答相左。不知唐譯省之為是？

刊定記曰：於意云何？二句，謂可以相比觀無相法身如來否？須菩提言：三句，謂法身既流出相身，即由此相，知佛證得無相法身。佛言：三句，難聖凡不分也。謂輪王亦有此相，應是如來，則色身相不可比知如來矣。且輪王與佛，色相雖同，相之所依，二各有異。佛相即法身所現，王相依業因而生，凡聖雲泥，復何準的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非是色身相，可比知如來，諸佛唯法身，轉輪王非佛。非相好果報，依福德成就，而得真法身，方便異相故。

須菩提白佛言四句，悟佛不可以相見也。意云：緣聞依真現假，假不離真，及乎約假求真，真不由假，彼依福德而成就者，是果報身，非真法身。由此言之，福德力但能成是相，而福德力不能得大菩提，佛固不可以相見也。爾時世尊五句，即見聞所不能及也。真如法身，非是識境，離一切相及言說故，但是真智之境，乃能證知，所以色見聲求者，不知佛也。

華嚴云：色身非是佛，音聲亦復然。又云：不了彼真性，是人不見佛。即此謂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唯見色聞聲，是人不知佛，以真如法身，非是識境故。

功德施。論曰：以色見我等，其義云何？謂有見光明相好，言見於佛；及有聽受經等文字，言我隨逐而得如來。彼於相好身及言說身攀緣修習，為除此見，故曰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。色及文字性非真實，於中取著是邪道故，行於此道何能見佛？云何見耶？

經云：如來法為身，但應觀法性。法性者，所謂空性、無自性、無生性等，此即諸佛第一義身。若見於此，名為見佛。攀緣法性，將非取著？以淨智心了知法性，法性豈是所了知耶？是故經言：法性非所見，彼亦不能知。如有經言：一切法性猶如虛空等，與眾物為所依止。而其體性非是有物，亦非無物，能於中寂

然無知，名為了知。故名為知者，但隨世俗言說。故功德施解後四句極詳，最宜玩味。

昔馬祖在衡嶽山，常習坐禪。南嶽讓禪師知是法器，往問曰：大德坐禪圖甚麼？祖曰：圖作佛。師乃取一磚，於彼庵前石上磨。祖曰：磨作甚麼？師曰：磨作鏡。祖曰：磨磚豈得成鏡？師曰：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得成佛？祖曰：如何即是？師曰：如牛駕車，若車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祖無對。師又曰：汝學坐禪，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。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。祖聞示誨，如飲醍醐。禮拜問曰：如何用心，即合無相三昧？師曰：汝學心地法門，如下種子。我說法要，譬彼天澤。汝緣合故，當見其道。又問：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見？師曰：心地法眼，能見乎道。無相三昧，亦復然矣。祖曰：有成壞否？師曰：若以成壞聚散而成道者，非見道也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。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？祖蒙開悟，心意超然。

雲門垂語云：人人盡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作麼生是諸人光明？自代云：廚庫三門。又云：好事不如無。雪竇云：自照列孤明，為君通一線。華謝樹無影，看時誰不見。見不見，倒騎牛兮入佛殿。合二則觀之，無相三昧，雖以心地法眼能見，然見而不見，如倒騎牛，乃可觀於如來也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六

○二十三、斷佛果非關福相疑

此疑從上不應以相觀如來而來，同一三十二相也。在佛則謂之佛果，在輪王則謂之福相。既果位不同，但當修慧，不必修福，似不必具丈夫相而證菩提也。如是修行諸菩薩，則失功德及失果報。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：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：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：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莫作是念！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薩不受福德？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

通曰：須菩提一向解空，一向謂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佛即印可之曰：若以相觀者，輪王亦應是佛。而又申之以偈曰：色見聲求是，行邪道所為。破相之談，可謂極矣。若執著破相，為是即類偏空，即至斷滅因果。若發菩提心者，智悲雙運，應不如是。雖不藉福德而證菩提，亦不失福德而昧因果，但於福德無取著耳。

唯其有而不受，因為淨因，果為淨果，所得三十二相，自與輪王福相不同也。

刊定記曰：汝若作是念八句，遮毀相之念。意云：汝若謂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菩提，莫作是念。文勢似重，意實不重，但前敘後遮也。汝若作是念五句，出毀相之過。蓋定有則著常，定無則著斷。今若作無相解，正當斷見，斯則於果損福德莊嚴，於因損五度之行，壞俗諦也。諸法斷滅，是二乘偏空見解，無有菩薩見法斷故。何以故？以生故即有斷，一切法是無生性，所以遠離常斷二邊，遠離二邊是法界相。故發無上菩提心者，要與法界相應，必依悲智行願作利益眾生事，不說諸法斷滅相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不失功德因，及彼勝果報。

惟諸法不可斷滅故，智慧莊嚴、功德莊嚴皆能有所成就。何以明其得勝果耶？若菩薩以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所得世間福德固不可量。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，即無我等相得成於忍。無我者，人無我、法無我也。得此二空更不復生，名之為忍。既得

無生法忍，所修福德清淨無垢，視彼住相行施墮於有漏者，不啻百千萬億倍，故曰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得勝忍不失，以得無垢果。

唯無我能趨無上菩提，故稱為勝。若一切法無生者，所有福德皆應斷絕，云何而有福德生耶？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，明不受故不失福也。然不受者，不著生死故。若住生死即受福德，非第一義中有福可取故，云何菩薩不受福德耶？釋意云：菩薩作福若生貪著，則因既有漏、果亦有漏，凡所招報是可厭故，當知彼取即是越取，此則因果俱失，成其所疑。今所作福不生貪著，則因既無漏、果亦無漏，此福德無報，無彼有漏報故。如是取者非為越取，云何疑其失因及果耶？

彌勒菩薩偈曰：示勝福德相，是故說譬喻，是福德無報，如是受不取。

福德未嘗不作，以俗諦故。既作不應貪著，以第一義諦故。所以諸法不應斷滅也。然則佛果與福相，又何礙之有？

僧問雲巖晟禪師：二十年在百丈巾缾，為甚麼心燈不續？巖云：頭上寶華冠。僧云：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？巖云：大唐天子及冥王。僧問九峰虔禪師：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？峰云：却憶洞上之言。丹霞頌云：玉鞭高舉擊金門，引出珊瑚價莫論，迴古輪王全意氣，不彰寶印自然尊。又僧問長沙岑禪師：本來人還成佛否？沙云：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茆刈艸否？投子頌曰：苔殿重重紫氣深，星分辰位正乾坤，金輪不御閻浮境，豈並諸候寶印尊？由二則觀之，輪王之福德已超出諸候之上，而況如來福德超出輪王之上者乎？既已無我，得成於忍，自不為割茆刈艸事，所以不受福德為至福也。

○二十四、斷化身出現受福疑

此疑從上不受福德而來。

功德施。論曰：若第一義無福可取，何故餘經作如是說：如來福智資糧圓滿，坐菩提座趣於涅槃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如來若來若去，若坐若臥。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

通曰：如來既不可以色相觀，又不可以斷滅說。為其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常從真如而來度生故。然涅槃無有真實處所，而至於彼，名之為去。生死亦無真實處所，而從彼出，名之為來。不去不來，是如來義。故執相求之不可，離相求之亦不可。當知化身出現，現而未嘗現也。果中原無受用，因中豈有受取耶？

刊定記曰：若人言：如來出現而來、入滅而去，住於世間若坐若臥，皆不解我所說義。以何義故名為如來耶？以真佛本來無來去故。去來，化身佛也。如來即是法身，本來不動。若如來有去來差別，即不得言常如是住。常如是住者，不變不異故。
彌勒菩薩偈曰：去來化身佛，如來常不動。
此非異而異也。或問曰：既無佛來去，何以出現受福，為眾生受用耶？答曰：此由眾生心水清淨，則見佛來，來無所從；心水垢濁，則見佛去，去無所至。是佛任運無心，但隨眾生所見耳。尚無出現之佛，寧有受福之事哉？
彌勒菩薩偈曰：是福德應報，為化諸眾生，自然如是業，諸佛現十方。
如餘經言：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。水中之形有去來，而月常不動也。
陸亘大夫問南泉曰：弟子家中有一片石，有時坐，有時臥，欲鐫作佛，得否？泉云：得。陸云：莫不得否？泉云：不得。雲巖云：坐則佛，不坐則非佛。洞山云：不坐則佛，坐則非佛。天童拈云：轉功就位，轉位就功，還他洞上父子。且道南泉意作麼生？直是針錐不得。五祖演云：大眾！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，為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？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？還知南泉落處麼？白雲不惜眉毛與汝註破，得又是誰道來？不得又是誰道來？汝若更不會，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。乃舉手云：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，金輪水際作箇佛腳，四大神州作箇佛身。雖然作此佛兒子了，汝諸人却在那裏安身立命？大眾！還會也未？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。東弗于逮作一箇佛，南贍部洲作一箇佛，西瞿耶尼作一箇佛，北鬱單越作一箇佛，草木叢林是佛，蠢動含靈是佛。既恁麼，又喚甚麼作眾生？還會也未？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，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，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，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，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，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。所以道：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既恁麼，汝喚甚作佛？還會麼？忽有箇漢出來道：白雲休窺語，大眾記取這一轉。以上諸尊宿於本源自性天真佛各出手眼，互為鑽研，若於此參透，方名見如來也。

○二十五、斷法身化身一異疑

此疑從上法無斷滅、法無去來而來。
功德施論曰：若生死涅槃不可得故無去來者，如來豈如須彌山等積聚一合而安住耶？為遣此中是一是常、無分有分一合見故。言

微塵眾多者，遣無分一合見也。非微塵眾者，遣有分一合見也。是名微塵眾者，我非有分物執之為眾，復為遣積聚見也。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・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。於意云何？是微塵眾寧為多不？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則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・即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世尊！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則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須菩提！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。

傅大士頌曰：界塵何一異，報應亦同然。非因亦非果，誰後復誰先。事中通一合，理則兩俱捐。欲達無生路，應當識本源。

通曰：不應以相見如來，似與化異。於法不說斷滅相，似與化一。化身有去來，而法身常不動，中間實無一異之相，故佛以法界明之。彼去來坐臥，即微塵相也。去來坐臥不離於法身，如彼微塵不離於法界也。法身現起去來坐臥，如世界碎為微塵，不可謂異。煩惱盡而證於法身，如微塵碎而同於太虛，不可謂一。彼太虛空非有，以合之而後成，非有一性故也。彼微塵聚非有，以散之而後顯，非有異性故也。如來遠離煩惱障，住彼法界中，非一處住，亦非異處住，是不可思議境界，豈可言說？但凡夫執著事相，謂有分合可得。若見於實相者，一真平等法界，本自無生，誰為去來？誰為不動？但可謂之如來而已。

刊定記曰：初須菩提至貪著其事。約塵界以破一異，以三千大千五句標塵一異，以顯無性。言世界者，喻法身也；微塵者，喻應身也。世界一也，微塵異也。碎界作塵，塵無異性；合塵為界，界無一性。故彌勒菩薩偈曰：去來化身佛，如來常不動，於是法界處，非一亦非異。

何以故至是名微塵。此釋微塵喻應身無異性也。若知碎世界作微塵，微塵全是世界，則塵無實性，故曰則非微塵，非實微塵也。以離性計而說微塵，是空微塵也，故曰是名微塵。此喻全法起應，應即是法，何異性之有？世尊至貪著其事。此釋世界喻法身無一性也。若知微塵為世界，非唯所起微塵是空微塵，抑亦能起世界是空世界。夫世界全是微塵，則世界無實性，故曰則非世界。以離性計而說世界，故曰是名世界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世界作微塵，此喻示彼義，微塵碎為末，示現煩惱盡。非聚集故集，非唯是一喻，聚集處非彼，非是差別喻。非微塵有性合成世界，故曰非一；非世界有性散為微塵，故曰非異。徵意云：以何義故說世界耶？釋意云：世界若實有者，則是

一合相。今所云一合相者，一之而不二，合之而不分，乃眾塵和合為一世界。作此見者，即為非見，於非有中而妄見故，故如來說非一合相。是空無離性，名之一合者，但俗諦言說，非真實有，故曰是名一合相也。此一合相無體可說，第一義中一切諸法本性無生，無生故不可得，不可得故離於言說。但為凡夫不了，執之為實，貪著其相，於中妄取，猶彼小兒，如言執物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但隨於音聲，凡夫取顛倒。

若無取著，即不落於事相。此喻全應是法，法不離應，何一性之有？法不離應，應不離法，故知如來非一處住，亦非異處住也。

金海光如來。解曰：世界者，如來自說盧舍那佛住持三千大千世界，身上化生菩提之樹，號蓮華藏世界，不說窒礙世界也。一合相者，一切眾生身中佛性，與盧舍那法身是一合相也。頌曰：如來自說蓮華藏，負荷三千擐大千。菩薩了空歸一合，凡夫貪著被魔纏。此解亦翻騰可玩。

昔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：講何經論？生曰：大般若經。師曰：作麼生說色・空義？曰：眾微聚曰色，眾微無自性曰空。師曰：眾微未聚，喚作甚麼？生罔措。又問：別講何經論？曰：大涅槃經。師曰：如何說涅槃義？曰：涅而不生，槃而不滅，故曰涅槃。師曰：這箇是如來涅槃，那箇是法師涅槃？曰：涅槃之義，豈有二耶？某甲祇如此，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？師拈起如意曰：還見麼？曰：見。師曰：見箇甚麼？曰：見禪師手中如意。師將如意擲於地曰：見麼？曰：見。師曰：見箇甚麼？曰：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。師斥曰：觀公見解，未出常流，何得名喧宇宙？拂衣而去。其徒懷疑不已，乃追師扣問：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，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？師曰：不道汝師說得不是，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，不會說因中色空。其徒曰：如何是因中色空？師曰：一微空故眾微空，眾微空故一微空。一微空中無眾微，眾微空中無一微。至哉言乎！須於此透入，方信得平等法界非一非異真切處。

須菩提！若人言：佛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說義不？不也，世尊！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非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是名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須菩提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應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！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

通曰：須菩提前說我相，即是非相，乃至壽者相，即是非相，離一切相，則名諸佛。世尊既印可之矣，何為又有此叮嚀也。前但

破相，此乃破見，見相略有淺深，故重破之也。彼證悟了覺為四相，如圓覺所說，未嘗不是四見，但能不作是見者，猶是法相見也。始而有人我相者，則非菩薩，既而通達無我法者，是名菩薩，猶有遣我見在。今細查考，四見本無，又何用遣，此乃最上般若，不可不如是知見信解也。如是知，知不離真如，如是見，見不離真如，如是信解，解不離真如，一真平等，分別不生，豈但界塵一異之相，了不可得，即貼體微細法相，亦自不生，其斯為無住真際乎。

刊定記曰：若人言佛說以下，遣除我法，以顯本寂也。意云：前凡夫貪著其事，所緣一異之境，由有能緣我法見心也。見心不破，一異分別不除，故今破之，令除分別，入聖道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非無二得道，遠離於我法。

謂非無人．法俱空二智而能得道者，須遠離我法四相而後可也。佛說我見至是名我見。先明離我見也。若人謂佛真實說有我人等見者，斯則謬解，故云不解如來所說義也。以何義故說為不解耶？佛說我人等見者，非實我人等見，但是假名我人等見耳。夫真如性中原無所見，佛本欲顯示無見之真，故說我人等見，以明皆空無實，由眾生不見真如，妄分別見耳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見我即不見，無實虛妄見。

見我即不見真如，若見真如，即遠離虛妄見矣。

發阿耨以下，次明離法見也。意云：如來說法，要令眾生修行契理，故發菩提心者，即見於真如，於一切法當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。此三種名依止方便不同知。依奢摩他即是定，由定起知見；依毗鉢舍那即是慧，由慧發見解；依三摩提即是定慧等持增上知見勝解，能緣真如，此即三昧方便也。由此三昧力，能不生法相。言不生法相者，不於法非法有所取著，除分別見也。著於證悟了覺者，即是我相；不著於證悟了覺者，即是法相。所言法相者以下，正顯本寂意所言法相，非實有之法相，是本無之法相也。勝義諦中不容他故，離性離相非和合故，但依俗諦說名法相耳。性起為相，相不離性，故如前喻金中無器，器不離金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二智及三昧，如是得遠離。

二智，即人無我、法無我。三昧者，即知、見、解也。如是乃能遠離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見，不生法相。此一段文，雖正釋離於俱生法執，亦是總結降住正行。由經初善現請問：若人發無上菩提心者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如來答云：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故今結云：應如是知．見．信解，不生法相。此之謂降伏，此之謂無住也。

傅大士一日披衲・頂冠・靸履見梁武帝。帝問：是僧耶？士以手指冠。帝曰：是道耶？士以手指靸履。帝曰：是俗耶？士以手指衲衣。古德頌云：道冠・儒履・釋袈裟，合會三家作一家。忘却率陀天上路，却來雙樹待龍華。此渾身般若作用，了無法相可得，無住真宗，唯大士暴露殆盡。

○二十六、斷化身說法無福疑

此疑因上真化非一非異之喻而來。意云：若就非一，化唯虛假；若就非異，又唯冥合歸一。法身即化身，終無自體。若爾，則能說之佛既虛，所說之教豈實？持說不實之教，寧有福耶？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須菩提！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；若有善男子・善女人，發菩薩心者，持於此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

通曰：以布施較量持經功德，凡八見矣。無非重重發明應無所住，而行於布施之意。知布施而不知般若，即住於相。能持經而不住於相，即真布施。始以七寶布施，不如持經之能至寶所也。既以身命布施，不如持經之能證法身也。既以供養諸佛，不如持經之能自得佛也。得成於忍，能作佛之因，豈布施之因可比乎。如如不動，能證佛之果，豈布施之果可同乎。重重讚歎，意各不同。

持經者為人演說，即是法施，不取於相，如彼真如，湛然不動。說法者如，傳法者如，能使人人皆證法身，功德可勝道哉。

刊定記曰：若有人至其福勝彼。明說法功德也。發菩薩心者，謂有菩薩濟生利物之心，故能以此受持，亦能以此為人演說。經文但明持說功德，而論乃謂化佛說法有無量功德者何？蓋化佛是說法教主，持說是弘經之人，所弘之經是佛所說，佛之所說離言相故功德無量，弘經之人若能離著言說，其福勝彼無數世界七寶布施者也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化身示現福，非無無盡福。

謂持經者，亦即化身之示現也，故獲福無盡。云何演說便獲如是功德耶？如無演說，是名為說。

彌勒菩薩偈曰：諸佛說法時，不言是化身，以不如是說，是故彼說正。

謂第一義中無世出世、若法若物，少有可說能如實義，如是說者是名為正。上如即似義，下如即真如，似於真如故曰如如。謂佛

有說皆如真實，說法之人如彼真如無有分別，不取能所說相，不說我是化身、不說我是說法之人，將不知誰是法身、誰是化身、誰是能說、誰是所說？如斯演說量等虛空，其獲福無盡以此。

傅大士一日講經次，梁武帝至，大眾皆起，唯士端坐不動。近臣報曰：聖駕在此，何不起？士曰：法地若動，一切不安。此所謂如如不動者，非徒言之，實允蹈之矣。

又佛鑑和尚示眾，舉：僧問趙州：如何是不遷義？州以手作流水勢，其僧有省。又僧問法眼：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如何不取於相，見於不動去？法眼云：日出東方夜落西。其僧亦有省。若也於此見得，方知道旋嵐偃岳本來常靜，江河競注元自不流。如或未然，不免更為饒舌。天左旋，地右轉，古往今來經幾徧？金烏飛，玉兔走，纔方出海門，又落青山後。江河波渺渺，淮濟浪悠悠，直入滄溟晝夜流。遂高聲云：諸禪德！還見如如不動麼？若於諸尊言下能於動處識取不動，又何疑於化身非是法身？

○二十七、斷入寂如何說法疑

此疑從上演說與不動而來。既言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則佛應常住，為眾生說法，何故又有入寂之相？未入寂時，尚能演說；既入寂已，如何說法？將謂無法可說，即成斷滅；將謂法身說法，何故入寂？不知甚深般若之智，不如是觀也。為遣此疑，故經云：

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

唐譯云：復次，善現！若菩薩摩訶薩以無量無數世界盛滿七寶，奉施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。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乃至四句伽陀，受持、讀誦、究竟通利、如理作意，及廣為他宣說、開示，由此因緣所生福聚，甚多於前無量無數。云何為他宣說、開示？如不為他宣說、開示，故名為他宣說、開示。爾時，世尊而說頌曰：諸和合所為，如星翳燈幻，露泡夢電雲，應作如是觀。

傅大士頌曰：如星翳燈幻，皆為喻無常。漏識修因果，誰言得久長。危脆同泡露，如雲影電光。饒經八萬劫，終是落空亡。

通曰：此經名金剛般若甚深十喻，乃其本旨。所謂觀一切業如幻，一切法如燄，一切性如水中月，妙色如空，妙音如響，諸佛國土如乾闥婆城，佛事如夢，佛身如影，報身如像，法身如化。唯除妙音如響，餘列為九喻。雖名相稍有不同，大都可以意會。此甚深般若觀智，雖佛事如夢，雖佛身如影，正達一切業如幻。

自三十七助道品，乃至菩提涅槃，一切如幻，本大般若破相宗也。
持經說法者，深解義趣，能為人演說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是能善觀一切有為之法，如夢幻等，皆無實性，倏生倏滅。愚人見之，謂有生滅；智者觀之，原自非動。本未嘗生，本未嘗滅，既無生滅，即無來去。以是諸佛涅槃，不住於有為法中，亦不住於無為法中。既不住於生死，涅槃常自如如，塵說剎說，本未嘗間，又何泥於入寂之相哉？
彌勒菩薩偈曰：非有為非離，諸如來涅槃，九種有為法，妙智正觀故。見相及於識，器身受用事，過去現在法，亦觀未來世。觀相及受用，觀於三世事，於有為法中，得無垢自在。
此明諸佛涅槃非有為法，亦不離有為法，以不住涅槃、不住世間故，特示現世間行，為利益眾生故。所以不住於有為法者，以有妙智觀察九種法故。九者謂何？一、觀見如星，能見心法非不炯炯，正智日明即隱不現。
觀相如翳，所緣外境皆是妄現，如毛輪等原非實有。
觀識如燈，依止貪愛，非不照了，念念遷謝，相續不已。
觀器界如幻，世間種種從妄緣生，幻力變起，無一體實。
觀身如露，暫時住故，見日即晞；一遇無常，便從衰謝。
觀所受用如泡，由根境識三事和合，苦樂受用各成各散。
觀過去如夢，所有集造，同如夢境，因憶乃生，原無實事。
觀現在如電，生時即滅，剎那不住，雖暫時有，倏忽便亡。
觀未來如雲，識含種子，若雲含雨，能與一切為其根本。
若能以金剛，般若妙智觀，於此九種法。
一、觀見境識，即是觀察集造有為之相。
二、觀器界及身受用，以何處住？以何等身？受用何等？即是觀其目 前受用之法。
三、觀三世差別是何有為行，即是觀其遷流不住之法。
由此觀故，便能於諸有為法中獲無障礙，隨意自在。為此縱居生死，塵勞不染其智；設證圓寂，灰燼寧昧其悲？故得無垢常自在者，即是如如不動，本無入寂之相也。若能作如是觀者，既不住於有為而取於相，亦不住於無為而離於相，以此自度，即以此度人。所以護念付囑諸菩薩者，唯此一偈最為喫緊，豈可以麤淺之見妄窺測乎？
昔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，士纔陞座，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，帝愕然。誌公曰：陛下還會麼？帝曰：不會。誌公曰：大士講經竟。雪竇頌云：不向雙林寄此身，却於唐土惹埃塵。當時不得誌

公老，也是栖栖去國人。此揮尺一下，如電如幻，將金剛大意彈指道破，非誌公妙智，幾乎虛發矣。

又長沙岑禪師因僧亡，以手摩之曰：大眾！此僧即真實，為諸人提綱商量。會麼？乃有偈曰：目前無一法，當處亦無人。蕩蕩金剛體，非妄亦非真。又僧問：亡僧遷化後，向甚麼處去也？沙曰：不識金剛體，却喚作緣生。十方真寂滅，誰在復誰行？雪峰亦因見亡僧，作偈曰：低頭不見地，仰面不見天。欲識金剛體，但看髑髏前。又僧問法眼：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？眼云：亡僧幾曾遷化？僧云：爭奈即今何！眼云：汝不識亡僧。此諸尊宿發明金剛之體原無生滅去來，故知如如不動是古今說法式也。

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，及諸比丘・比丘尼・優婆塞・優婆夷・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脩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刊定記曰：佛說是經已者，本為空生致問，故佛答降住修行，答問既終便合經畢，仍以躡跡起疑連環二十七斷，洎乎此文疑念冰釋，既善吉無問故能仁杜宣，一卷經內雖兼有師資，以其就勝故但云佛說。皆大歡喜信受奉行者，有三種義歡喜奉行：一說者清淨，不為取著利養所染故；二所說清淨，以如實知法體，說理如理、說事如事故；三得果清淨，依解起行得無漏故。

其在會者，比丘、比丘尼、近事男、近事女，名為常隨四眾。聞是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可勿論已。若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脩羅等，上自無色界及色界、欲界諸天，所謂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、非有想非無想，兼在其中矣。但舉人及阿脩羅，所謂胎、卵、濕、化，兼在其中矣。一切皆能信受奉行，所謂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，已灼然可據。然則世尊所以護念付囑諸菩薩者，寧有外此施設哉？

古靈贊禪師遇百丈開悟，却回受業。本師問曰：汝離吾在外，得何事業？曰：並無事業。遂遣執役。一日，因澡身，命師去垢。師乃拊背曰：好所佛堂，而佛不聖。本師回首視之。師曰：佛雖不聖，且能放光。

本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，蜂子投窗紙求出。師覩之曰：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，鎖他故紙驢年去。遂有偈曰：空門不肯出，投窗也大癡。百年鑽故紙，何日出頭時。本師執經問曰：汝行脚遇何人？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。師曰：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，今欲報慈德耳。本師於是告眾致齋，請師說法。師乃登座，舉唱百丈門風曰：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。本師於言下感悟曰：何期

垂老得聞極則事。百丈數語，固足檃括金剛要旨，能令聞者惕然感悟，不復向故紙中鑽求。誰謂後五百世生信心者，難其人哉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卷七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